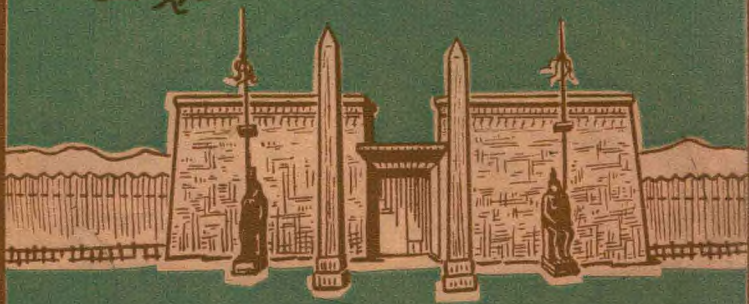


4627

古國幽情記
上卷

說部叢書第三集
第三十二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古國幽情記目次

楔子

第一篇 定策長征及途中情景

第一章 譚公之奇癖

第二章 耐德倭凱脫倩影

第三章 希臘僧遺阡

第四章 閩碧絲峯

第五章 坎德國門

第六章 日神寺

第二篇 坎德都城曼尼佛

第七章 民望胥歸

第八章 耐德倭凱脫公主之使

第九章 曼尼佛之法庭

第十章 甘詩塔之獄

第十一章 坎德之冕

第十二章 虹影符

第十三章 結仇 以上上冊

第三篇 耐德倭凱脫宮

第十四章 耐德倭凱脫主游珊雷

第十五章 竊符

第十六章 危險

第十七章 述夢

第十八章 夜遊

第十九章 別後相思

第二十章 旅病 以上中冊

第四篇 丹涅斯

第二十一章 奇異之婚禮

第二十二章 佛羅之死

第二十三章 脅后

第二十四章 奸謀

第二十五章 結婚

第二十六章 出險

第二十七章 最後之勝利

第二十八章 白迷迭香長毋相忘 以上下冊

古國幽情記上冊

楔子

埃及覆亡久矣。彼開尼羅河。建金字塔之文明。黎庶留貽此偉大之紀念品。徒供後人於荒烟夕照中。爲歎歎。憑弔之資。城郭猶是。人民已非。孰不爲此數千年前之古國悲。今試有人焉。謂此古國者。昔日所亡。乃其舊壤。其遺民實建新邦於流沙荒漠之表。人跡罕到之地。其所擅長之彫刻建築。以及各種技術文學。且駸而益上。則聞此言者。誰不張口矇目。心懷猶疑。謂爲無徵不信哉。然而予友譚可威者。振奇好古士也。憑其理想。演成事實。絕大漠。渡流沙。作汗漫游。爲發見此數千年古國之哥倫布。且也珠宮貝闕之中。幾諧鴛侶。無懷葛天之衆。奉若神明。妙趣環生。逸情雲上。茲遊之記。又烏可以已也。所惜者。自經予輩一度探訪。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遂使此古國終在若無若有之間。上界清都耶。世外桃源耶。予不得

而知已。

第一篇 定策長征及途中情景

第一章 譚公之奇癖

余此書之著。實發軔於譚可威。使予不友可威。可威而不紹述其父譚公之志。則此千年古國。湮沒塵寰。縱有絕幽鑿險之能。斷不能闢靈奇之境。於荒漠之中。日月易邁。年齒漸增。以冒險餘生。記前塵昔夢。每一回溯。歷歷如在目前。當茲握管之初。不得不先將予二人之所以訂交。及譚公之性情學術。詳爲述之。俾世人知斯游之記。非鑿空之談。亦探源立本之意也。先是予與可威同肄業於聖保羅學校。予年少氣盛。高瞻遐矚。舉凡同舍。悉以兒曹畜之。狂慙之態。自謂不可一世。可威則反是。沈默似女子。雙瞳點漆。炯炯有光。予好角觝之戲。嘗與諸童逐鹿。而校中球場。從無可威之踪跡。同學咸呼爲蘇格蘭女郎。或斥之爲書蠹。可威默受之。

亦不與較量。顧同學雖怒其不近人情。而師則鍾愛之。游散時。可威必就師室。研究學術。勤學好問。鈴振始出。與希臘文及歷史教師尤親密。職是之由。時獲優獎。同學忌之。益鮮與交往。予既爲球會長。以精於技擊。聞恆狎視可威。一日。同學爲跋河角力之戲。予列少一人。且敗。強可威入伍。可威堅却。予詆以醜語。可威沉默者。可五分鐘。屢挑之。仍不應。予自謂全校之渠率。遭此冷淡。懼貽同學羞。且爲桀黠者蔑視。諷刺益烈。驟聞狂呼。予冠已飛。擲室隅。兩頰受劇烈之扑擊。凝神視之。則同舍所詆爲蘇格蘭女郎者。竟一鳴驚人。陵駕出予上。黑眸睽睽。熠燿似炬。抑若蓄有魔力。懾服予。反抗之精神。惟聞其厲聲喝曰。若何敢。若何敢。斯時予自己。呼吸驟促。血流被面。痛澈心扉。一轉瞬間。已俯伏椅下。旁觀者咸他遁。恐池魚之殃。依次將及彼。卽平日最曠近者。亦莫予助。知游戲之交。至不足恃。可威靜倚室門。拂拭衣衿。問塵垢。謂予曰。若受此教訓。迷途知返否。予愧慙無似。蛇行出椅。

自浣血痕。自是而後。頗自悔孟浪。恐同學笑予不武。遂日離狎友而就可威。折節與交。予二人交誼自此始。久之。可威對於他人。冷淡如昔。而與予則車笠之盟。殆可永矢勿諼矣。予日受可威觀感。覺其一言一行。均足任予之師資。覺校中課程。技擊運動而外。尙有大足注意者在。是則可威初未加以勸誘。特予自覺既與訂交。非可腹儉如昔也。芸窗攻苦。砥礪切磋。數月之後。予學大進。今日予得廁足於學士之林。實出自可威之賜。一日爲星期六。校中課罷。可威肅予就其家晚餐。此卽予書發軔之日。亦予終身不忘之日也。前此。可威曾語予家住鎚工巷。與其父同居。予以鎚工巷地僻人稀。意可威居宅。必甚簡陋。蓋此巷附近金街。予雖素未涉足。固知其中無閑閤閤之家。可威導予自亂塚荒井間。擇問道行。余益懷疑。何以可威佳人。而下居於此。孰意乍過金街。可威卽止步。舉首視之。已止於鐵扉之前。扉絕巨式。尤古雅。似非近世紀物。入扉爲園林。老樹婆娑。彌望青葱。多植橡

栗。予曰。不意塵囂之倫敦。乃有此洞天福地。此間直可名爲橡栗之邸。可威曰。然。固有人名予居爲栗邸也。時在暮秋。萬籟闐寂。唯聞鳥語。落葉滿地。人行其上。瑟瑟作細響。似與塵世軟紅。相隔絕遠。然風景雖佳。荒蕪不治。林木森鬱。樹影鬚髯。抑若有無數盍。而騎士攜其所歡。躑躅往來。令人寒噤。自入園後。可威舉止。乃一變素狀。絕似貴介子弟。昂首闊步。導予前行。旣度秋林。復越重門。居宅占林深處。亦係古建築。平頂石級。極輪奐之致。仰首企望。見石級盡處。爲嵌淨玻璃之門。予等拾階而登。可威推門引予入內。門內爲廣廳。予是時僅一學生耳。夙未通謁世家。至是頗惴惴。恐失儀。廳方形。多巨窗。其中陳設多巨櫃。滿貯奇異之古軍械。及櫓楯之屬。鐵鑄之兜鍪。石製之刀斧。爲狀至不一。此外則有古刻之石碑。文字屈曲。都不能辨識。碑之四周。則狀禽魚蛟螭之像。亦爲今世所罕見。次碑而陳列者。爲石刻之偶像。大都裸體之男女。亦有獸首人身獸身人首。狀古代神話之人物。

者。奇形怪狀。爲類匪一。而其間最足使予驚駭者。廣廳兩壁。悉陳木乃伊。此數千年前之陳死人。予雖在博物院中亦曾見之。然不若是之多。有置之櫃中者。有裹以古布者。布經歲月久。已作黝黑色。陰氣逼人。毛髮森戴。可威忽呼曰。吾父兒友馬克至矣。予依可威之目光視之。見室之彼端。列絕巨之書案。案頭書籍紙片。堆積似亂山。呼聲既發。忽於書後露一人首。顏色焦黯。額多皺紋。驟視之。幾疑亦一木乃伊也。爲時匪晚。案上已燃書燈。光射枯瘠之面。作淺藍之色。雙眸雖小而發異光。怡顏謂予等曰。速往就餐。餐後。可威可導馬克周覽予之博物院。予既見此舉世不經見之。方寸中似必欲探討其出處來歷。并何以能搜集如許之多。更深幸予友居此古宅。有慈祥之老父。爲之耳提面命。必已深悉各物過去之歷史。此時好奇之心。倏忽颯發。急往就餐。老婦名常耐德者。爲予等典膳。餚饌精美。是婦甚愛可威。甫見其人室。即攬入懷中。與之親頷。且與予握手以示歡迎。曰常聞

幼主談先生。今日得瞻丰儀。深以爲幸。予等就食。飲啖甚多。惟急欲游譚公之博物院。匆匆食竟。置刀匕卽起。趨就譚公。譚公之所謂博物院。卽指其廣廳而言。此次重觀。逐物細審。任意展玩。洵足快意。譚公靄然可親。凡予所問。殷殷指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於木乃伊言之尤詳。予每撫一具。彼必述其出現之地。間有一二竟能道其生卒之年月。及其生平之軼事。如談友朋之姓氏爵里。歷歷如數家珍。大都其事卽得之於古碑。特予不之識耳。故是日又可謂予畢生最樂之日也。嗣後予常至栗邸。與之傾談。始知譚公爲精通埃及之古物學家。恆爲予等述埃及文明古史。如日神軼事。金字塔之建築史。齊勃史及孟斐斯之旅行談。其最足聳人聽聞者。爲埃及第六朝女王耐德倭凱脫賓天後之祕史。凡此種種。於科學至有關係。四百年來。各國之赴埃及舊都。探索遺聞軼事。欲增進其科學知識者。代不乏人。然歷史之中。除一二名王偉業。流芬齒頰外。其餘如文化發源之地。及

建築金字塔。彫鑿獅身女神之爲何人。竟無人知之。亦無人能道之。至於亡國遺黎流亡何處。卽欲求其荒塚遺阡。亦渺不可得。此種疑問。更無人能加以確實之判斷。惟譚公以一己之智能推測之。謂耐德倭凱脫戰敗之後。埃及覆亡之餘。必有名將存留宇宙間。收集散亡。敷施文化。另建新邦。彼尼羅河之上游。荒漠流沙之外。安知不有新國潛伏其間。每於夕陽西墜之時。與予等圍爐抵掌而談。源源本本。殫見洽聞。目光四射。語出驚人。足使佔畢儒生。聞而咋舌。是以當代之通人碩彥。莫不譏譚公有奇癖。而可威則不然。每聞其父言翰百思稽蒨蘭二人。隨耐德倭凱脫入荒漠建國事。沉沉而思。雙眸輒發奇光。予亦聞而神往。迨予等年事漸長。譚公卽以埃及上古史相授。並教以坎德語言文字。遂使最古文字。深印予等腦中。蓋譚公既有此癖。熟讀深思。視坎德文實與拉丁希臘相等。可威崇拜其父甚摯。學之亦力。予愛重可威。見其如是。亦步亦趨。似亦微有所得。是時予已失

怙恃。予伯實任教育之費。聞予言及譚公事。輒以老悖呼之。伯母嘉棗德夫人亦時以勿作無益。有害相警告。自是予不復於家庭間稱道譚公。唯至栗邱益勤。覺此類文字。經譚公殷殷教授。似較希臘文爲易。及予年十六。已能周覽埃及古書。而可威且能譯他國文字爲埃及文。過從旣頻。交誼益密。及予承伯父命入牛津大學習醫。可威以父老。居家奉侍。不能同往。臨岐握手。悲愴涕零。鄭重而別。人事萬變。予深恐不復能再親譚公。聲咳假期旣屆。卽日束裝走謁可威。至則譚公已病革。可威形容枯槁。侍疾不眠。已數日。性純孝。親侍湯藥。未嘗廢離。予恐間其愛父之心。故亦不時謁。晤談之時甚尠。及假滿入學。旋得可威書。知譚公已長辭塵世。予聞是信。彌月無歡。尤可感者。以譚公之蹟學。足以橫掃萬彙。而於其歿也。世人皆淡漠視之。報紙亦曾無一語致其悲悼。予乃馳書可威。勉其勿哀毀傷性。更勸其紹述先志。保守舊物。以光大其父之遺緒。使世人知譚公實負驚世之

才。懷抱非凡。賚志沒地。而其子始顯揚之。則譚公可無遺憾矣。然予雖以此期可威。而可威天性中人。遭此大故。憂能傷人。或不能如予旨。則惟有日盼假期之屆。親謁可威。而慰藉之。以盡予之友誼耳。

第二章 耐德倭凱脫倩影

予既畢業於大學。伯父適捐館舍。予遂卜居哈烈街。懸壺問世。適有遠戚歿。畀予遺產。足自樹立。因迓伯母嘉棗德夫人同居。處分家事。夫人愛予如己出。而視予如童騃。行動舉止。輒加監察。甚而他人言行。亦罔勿加以詆媿。闔家之人。均受其嚴厲之管轄。僕婢之進退。戚友之周旋。咸聽命於夫人。至於春秋佳日。予欲出外盤樂。亦必稟承其意旨。幸予未娶。否則殆矣。然自夫人來予家後。予無幾微內顧之憂。則至今尙感其惠。是時予爲職業所羈。與譚可威過從漸疏。暇時往謁。則門庭寂寞。可威之延接。亦冷落寡懽。雖與予促膝書室之中。而言談之間。意思不屬。

抑若方馳心於廣漠之野。涉想在希夷之外也。予以此故。疑予之造訪。足使可威無歡。且問其用心。於是蹤跡益疏。不見者累月。一日苦憶之。復往造謁。落寞如故。臨別。撫予肩。悄然曰。老友勿疑。予固非薄待吾友也。且甚樂於見君。唯今方凝思一事。心無他鶩。遂形淡漠耳。余笑曰。予知君研精之事。有關科學前途。故亦甚望君克竟其功也。言時。撫可威手。覺熱度甚高。視其目光。似欲發炎。大驚曰。君用心太過矣。予既業醫。應加規勸。君盍稍節勞思乎。可威瞿然曰。今非其時。難如老友指。尙須二年。始克歲事。予曰。二年之歲月孔長。恐不及竣事。將委骨山陵矣。可威搖首。欲有所言。予曰。君勿復諫。君食不甘味。寢不暖席。終日伏案。病魔卽潛伏其中。期以二年。恐不及期。君病已殆。予擬攜君走海濱。浪遊匝月而歸。重理君事。君意如何。可威搖首曰。君若欲予此時與所事分離。真惟有委骨山陵耳。蓋予事斷不容有絲毫之間斷。語時。意頗堅決。目光奕奕。就其舉止觀之。雖愚人亦知其不

可勸阻。因曰。予非欲干預君事。唯君於所事過隱祕。竟不能略示端倪。於老友何也。君父則不然。有事輒見告。且不以予年爲穉。嘗以祕事語予。予雖幼。每有所獻替。君尙憶之乎。可威曰。老友勿疑。此事卽先君亦未以其詳見告。蓋此中祕密。實非片言所能罄。他人亦莫能相助爲理也。君曾憶初至吾家時。先君埋首古書堆中。其所研究者爲何事耶。蓋先君好奇嗜古。少年時嘗作汗漫游。今日廳事之所陳列。皆其平生游歷時所搜羅也。最後周游埃及。深入內地。得古物甚夥。遂攜之以歸。中有破紙。奇文佶屈。人莫之識。先君遂立志探索其中祕密。半生精血。實消耗於此。故紙中。孰意用力雖勤。而其功未竟。世人遂以老愚謚吾父。予爲其子。年富力強。痛先君賚志以沒。遂自誓有以竟先君之遺緒。庶可慰魂魄於九京。積至今日。凡未經先君弋獲者。予已略得端倪。再期以二年。必能使舉世古物學家。駭汗相屬。自歎愚鈍。而欽佩揭開此黑幕之人。卽爲老愚之子。譚可威。俯首予前。以

發明家桂葉之冠。上諸予父墓巔。以謝笑斥予父之過。予微怒曰。君言浮誇。特恐亦不能如志。而俟諸君之子耳。可威乾笑曰。馬克。君言何似嘉棗德夫人。豈入鮑魚之肆。久而與之俱化耶。予聞言。亦深悔予言過激。頗內愧。乃與握別。謂之曰。君能允予。二年之中。無論何時。苟需予。速見召。予無不立時應命。竭誠相助。可威曰。諾。自是而後。予與可威之消息中斷。往見不納。投函亦不答。無可如何。乃靜俟之。流光如駛。已兩易葛裘。正馳思可威之功。竟未忽得一電。曰。有暇速來。諦審之。可威發也。大喜過望。卽乘車赴栗邱。半小時間。兩人已同坐譚公之博物院中。爐火熊熊。默然久之。二年不見。可威面色枯瘠。已似當年之譚公。不復如昔日在校時。翩翩年少矣。父作子述。可威眞肖子哉。予深恐其用心太過。病人膏肓。不可救藥。此來或商醫治之方。乃問之曰。君召予來。果以何事見囑。可威聞言。卽蹀躞室中。喃喃自語。旣而謂予曰。今後乃盼君爲予臂助矣。乃攜予手至室之彼隅書案前。

卽向日譚公讀書處也。可威曰：先君及予以四十載之光陰，所研求之祕密，幸已告竣。卽此是矣。言已，指案上一巨匣示予。匣面傾斜，嵌以玻璃，以承窗外之光線。其下之物，似爲褐色破布，四周損壞，面多蟲孔。予見此，默笑可威父子皆智慧絕倫，何以勞精敝神，致力於此無用之物。殆視塵土爲珍寶，欲化朽腐爲神奇耶。因笑謝之曰：君之邀我，殆欲予助君研究此物。此事非吾才力所及，惟有敬謝不敏耳。可威曰：否。予之邀君相助者，蓋別有在。君且耐心細審此爲何物，再靜候吾述明此中原委，然後再祈君助我成此偉舉。今且先視此物乎。因燃案頭昔日譚公常用之書燈，予詳加審視，則匣中所貯實爲羊皮紙一方，年代悠遠，作淺黑色，遍紙補綴，係湊合而成者。紙上悉書絕細之埃及古文，最細之處，幾非肉眼所能辨識。文字奇古，色澤斑斕。然予見之，乃莫悉此奧妙。張目哆口，仰視可威，可威啞咽而述曰：此爲埃及古人之遺書。先君昔遊其地得之，得時僅一掬紙屑耳。間有一

二大者。亦破碎不能成文。然先君考古成癖。對此非常注意。時尙年少。已爲研求古物學大家。旣得此物。竭力探討。先取稍大之紙屑拼湊。初不過出於一時好奇之心。繼乃於此小紙片上。發現一絕大祕密之點。然簡斷編殘。實無以窺其究竟。因庀囊中資。購最精之顯微鏡。從事窺測。破碎者補綴之。間斷者聯合之。孳孳矻矻。累月窮年。欲將此數千年之祕密。公諸世人。言至此。稍事休息。兩手戰栗。中懷悲愴。旣乃忍淚續言曰。孰意昊天不弔。不欲先君竟此大業。功未及半。中道棄捐。彌留之前。始以此事詔予。然初未命余繼其未竟之志。余以先君授命於是。且抱此宏願。及來無識者之譏。乃以必竟全功自誓。六年以來。從事補綴。盛暑祁寒。未嘗稍輟。至今日始慶成功。而先君不及見矣。予傾聽之下。頗致驚愕。以半紀光陰。兩世才俊。所得祕密。必可寶貴。因諦視之。是時予之埃及文字。以間歇日久。遺忘殆盡。唯行間時有耐德倭凱脫之名。予尙識之。因昔時譚公常談其軼事。予戲呼

之爲予之女王。故其名一見卽能識之。其他云云。則茫茫乎莫得其津涯矣。斯時

可威默然。似靜待予之探索。予旣不解書中所言。頗涉幻想。覺古時佛羅

國卽埃及之

稱

僧侶均奔赴予之目前。而室中陳列之物。悉幻人形。以昔年之歷史相告語。又

忽覺耐德倭凱脫之倩影。湧現余前。以輕清之音。告予失國之慘史。謂彼爲強暴所侵陵。闖入其國。已一弱女子。旣不能禦外侮。遂爲其人勇武之功業。瑋麗之丰儀所動。降心相從。國中大祭師。恐失其平時之威權。遂起而反抗。血戰數載。卒佔勝利。底定全國。曾幾何時。仍爲此強國所勝。己國人民。被屏域外。流離呼號。入於荒漠。至於今日。金殿邱墟。銅駝荆棘。昔時建築。盡沈霾荒烟蔓草中矣。可威見予久久不語。因問曰。此中幽祕。君已探索得之乎。予曰。未也。可威曰。予請爲君述之。其所言與昔年譚公大致相類。謂埃及遺黎。實建新邦於荒漠之中。而此書則述其過去之歷史。及探訪之路徑也。可威述竟。予思卽使書中所言而確。於事實毫

無裨益。因曰：此紙所言，誠足爲科學界發生異彩。然以予愚陋之見觀之，即使確有是事，而賢父子以寶貴之光陰，得此荒唐之野史，亦復無謂。可威聞言驚愕曰：然君未費數十載之光陰，宜其不識此中玄妙也。予曰：玄妙予誠不識，然予不解君何必爲五千年來人人以爲失蹤之民，研求其歷史，縱其中含有祕密，恐所得乃不償所失。可威失聲曰：君以爲失蹤耶？此君之所以不解也。予之所謂祕密者，卽欲闡其幽隱，俾數千年失蹤之民，重入新世界，與全球探險家握手也。君盍來就爐邊小坐，一試雪茄風味。予固需此，俾可暢談此中祕蘊。既至爐側，相將坐。可威以雪茄火柴授予，按鈴命常耐德取鐙至。常耐德容益蒼，顏益和，爲予等添炭於爐而去。可威手雪茄，雙眸凝視火爐，沈沈而思，不少轉瞬。

第三章 希臘僧遺阡

少頃，可威曰：予以勤於所事，神經微弱，又以君得電卽來，而予事又完全勝利，欣

喜欲狂。遂忘以此事原委。貢諸君前。言時。手指一木。乃伊示予。是物植立於室隅。一玻璃櫥中。遍體裹亞麻布。布面滿繪埃及古時流行之希臘法畫圖。可威續言曰。君見之乎。此木乃伊爲希臘僧侶。而倭斯安之法學家也。臨歿之日。囑以其遺骸。葬之洪荒之中某地。其地爲洪荒中僻壤。卽今日滑狄哈番之前。而地濱沙漠者也。其戚友從之。載尸循尼羅河而上。葬諸於其所囑之地。二千餘年後。先君遨遊其地於荒阡。得此遺骸。載之而歸。是時政府尙未頒布禁令。故取攜甚便。此木乃伊外。於阡中復得有蓋之缸四。中貯是僧之臟腑。蓋其葬儀。悉遵古俗也。先君好奇。一一啓蓋視之。則其中除敷藥之心臟外。尙有紙一束。其上悉書希臘文字。予曰。希臘文耶。然則非此紙矣。可威曰。然。此紙亦至可珍貴。蓋卽是書之素隱書也。言已。起立至書案前。啓抽屜。取一紙授予。紙以歲久作黃色。字跡模糊。不甚了了。可威微笑曰。讀此頗耗目力。予已譯之。君雖深通希臘文字。然予之譯文。既

無謬誤。則讀譯文似稍簡捷也。因取囊中手冊展誦。予諦聽之。深駭可威何以對。於此種過去之歷史。攻苦而不憚煩若是。其文曰。

僧祈日月之神。俾僧埋骨於幼時涉足之鄉。此鄉實予所沒齒不忘者也。予不知聖善之月神。神意云何。而必使僧涉日記載大神遺黎所在之軼事。亦既宣洩祕蘊。仍使僧可望而不可卽。此何故耶。僧祈後死之人。埋僧骨於得此軼事之古冢中。此冢實導僧訪求古坎德遺黎別建新國之孔道。沙漠橫亙大荒之中。僧曾於哈璧降福於世之第一日。射日落曼腦山後。以成長夜。自東而西。橫度洪荒。則闇碧絲峯在焉。初謂旣抵是間。則至日神接引遺黎。使享安樂之華域。隩區當無扞格。事機萬變。至峯下始知聖善之地。固非塵俗如僧所能潛入。僧知悔矣。明知聖地在望。不能往矣。蓋大神實施至巨之障礙。衛其遺黎。縱有五丁力士。亦莫能鑿通蠶叢鳥道矣。

予聞可威讀畢。尙復茫然。不知所謂。足以解釋祕密者何在。可威見予懷疑。復曰。馬克君尙不知耶。先君得此書後。亦復不解。然書中之語。似非謊言。因重事搜求。於最後之缸中。復得一紙。卽案頭所補綴者。是其上之日月。約在希臘僧前三千年。深幸旣得此紙。可以互相參證。希臘僧遺書之意。卽可於此中得之。詎意一觸空氣。全紙粉碎。致費四十載探討之功。至今日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知兩書之意。若合符節。予旣得此祕密。今欲一探其奇。故邀君相伴。欲使全世界人。知此故國遺民。初未槁死洪荒。實於流沙之外。肇建王國。一破科學界之塵夢。則予願償矣。予曰。此特君之理論耳。可威毅然曰。今將由理論而進於事實。彼二千年前。已有是國。希臘僧心嚮往之。而不能至。涉足洪荒。徒勞往返。故遺書中有僧知悔矣。明知聖地在望。不能往矣之語。予曰。君旣謂此種遺民。實居於沙漠之外。人莫能達。則聽之可矣。奚必加以探訪耶。可威曰。不能達者。世俗之意見。庸凡之行爲耳。

彼希臘僧侶。二千年前。尙能鼓勇前往。豈我輩今日。反不之能耶。予曰。君殆謂彼作第二遺書之人。實以得第一遺書。而作此遠征耶。可威曰。彼雖未言何自得第一遺書。然就第二遺書中之言觀之。彼實遵第一遺書所言之途。逕橫絕洪荒。則無幾微謬誤也。予曰。彼非未達其地耶。可威曰。是則未可知。遺書結語頗涉支離。予曰。以予觀之。此僅一冒險之寓言耳。可威曰。否。彼實度此洪荒。證第一遺書所言確否。至則確有所得。特未知何以彼岸在望。遽爾迴車耳。予曰。若予輩英人。則決不若此。可威聞言。一躍而起。舉手撫予肩。雙眸凝視予。謂予曰。然。吾輩英人。決不若此。然則君盍觀書中所言遺黎赴洪荒避難所經之道耶。予不云。可威目光。似有魔鬼。無論何時。能以其魔力攪人。予爲所懾。仍就案視遺書。可威指書中之圖示予曰。君試視之。彼等實循尼羅河之上游。至希臘僧遺阡之後。仍向西行。第二遺書曰。埋僧骨於得此遺書之古家中。古冢卽向洪荒之孔道。僧之葬此。誌不

忘也。又曰。僧曾於是地射日落曼腦山後。射日二字。爲象形文中時見之字。其義爲直走。落曼腦之義爲高。殆卽徑向高山西行之意也。復指牆上埃及全圖空白處示予曰。此地卽予所欲往者。予等苟自遺阡再向西行。必得間道達其地。予知可威主意已定。必始終貫徹行之。苟予不許同行者。彼亦必獨往。因問之曰。然則君志在必行矣。可威曰。然。復披圖預計其路程。曰。吾輩自遺阡西行。必三四十日。始能橫絕大漠。而見闍碧絲峯。苟是峯不加阻隔者。卽入洞天福地矣。予曰。峯名作何解。可威曰。希臘僧侶。曾見是峯。以予理想度之。是峯必作豺首形。蓋闍碧絲。卽埃及豺首之神也。否則遺黎實於是峯。就其原形。彫刻豺首之形耳。此則須予等親至其地。始可決定之。此種理想。實類神怪小說。頗荒渺離奇。唯可威旣決其必有是地。予縱反對之。爲其魔力所懾。亦無可措辭。可威曰。老友勿復言矣。予旣有如許證據。他人喋喋。徒費唇舌耳。豈以世之相距二千餘年。二人合謀以欺人。

耶。且希臘僧侶。未必預計有人啓其遺阡。而先於埋骨之地。作此狡獪也。予曰。是則然矣。唯中道而返何耶。可威曰。或以絕糧故。既見是峯。欲於歸後。再往尋之。或則語未竟。予問之曰。或則善作謊言。以欺人耳。君當知此種僧侶。固未可盡信者。可威蹙額曰。君不願往。則亦已耳。幸勿騁辯。以敗吾謀。予唯踐前約。故招君來也。予曰。君將若何。曰。予獨往耳。以予兩世懃懇。所發見之祕密。豈徒託空言。足以自豪哉。必有以徵實之。庶不同子虛烏有之談。以知交如君。尙不見信。使他人亦如君言。來相問難。予將何詞以對。是予欲竟先君之志。而反貽先君羞也。故予探索遺書。已慶成功。而訪求古國。方在發軔耳。必也求得其地。徵實遺書。再將探討所得。布之於世。使人無可置喙。予小子始有以慰先君於地下。而先君數十年之心血。始不致虛擲矣。予知無可復辯。自思惟有偕之同行耳。此事萬不可就嘉萊德夫人商。商則於事必無濟。以予英人。年未三十。正可冒險。與其勾留哈烈街中。與

病人相周旋。固不如探奇跡勝之爲愈。既決與可威同行。遂與訂行期而別。

第四章 閩碧絲峯

一星期後。予等儼裝首途。可威臆測之談。究能見之事實與否。將於斯行卜之。瀕行。可威命精於攝影術者。將遺書兩通。各攝一影。攜以俱行。原本則盛以鐵匱。藏諸栗邸。命常耐德借婿女留守邸中門戶。自倫敦起程。首至翠玲克洛斯。如是而巴黎而馬賽。而該羅。汲汲進行。心有專屬。初無暇瀏覽沿途景物。既抵該羅。命通譯賃小舟。僱舟子。送予等至滑狄哈番。舟循尼羅河行。一葉徜徉。中流容與。日中因避炎威。繫艇柳陰樹下。每乘月夜。溯流而上。香霧空濛。波光潏灑。海潮初落。水不如砥。微波不興。照月作鏡。清光下燭。皎若爛銀。夾岸古木森林中。時雜以荒村古寺。斷井頽垣。夜色蒼茫。景至幽寂。舟人虎踞鷓首。擊羯鼓。喃喃作小歌。與鳴榔款乃之聲相酬答。聲調淒惋。可威時憑窗四顧。寄情繇邈。默默不言。予亦時涉幻

想似見是國人民爲異種驅逐。流離轉徙。奔放窮荒。大祭師衣鶴氅。束豹革。率披
剃之僧侶。垂髮之女尼。男女老幼。攜妻挈子。魚貫而逃。時時聞歎息嗚咽之聲。舒
其幽怨不平之氣。更有變徵之歌。蒼涼激越。以寫其亡國失地之悲。孰知千百載
後。猶有予等兩人不憚險阻。來此尋訪其留遺之子姓。特不知其子姓。尙念其祖
宗失國避難之慘否耳。如是者非一日。長日舟居無事。則取張霸瀾及譚公所著
之埃及文典讀之。平日恆笑可威一意研求無用之學。今予反以此學時時就正
於可威。且以埃及語言相問答。更以埃及文作日記。以備習練純熟。庶不致一旦
遇埃及遺民。有臨渴掘井。語言格格不吐之憂。舟行既久。一日陽烏西墜時。予二
人就艙外吸烟。予謂可威曰。予固甚樂與君射冒大險。願以六閱月之時間。深入
洪荒。與遊歷他處無異。惟所懷疑莫釋者。君果能設法久處洪荒之中。不爲飢渴
所困耶。今必祈君允予一事。他日深入其中。苟見道不可通。必不可憑一己之武

斷。不思返駕也。可威曰。此事君可勿慮。予可允君。必得孔道。通行無阻。予曰。尙有一事。吾輩行時。應攜僕從否。可威曰。此間人智識不足。攜之。非特不能相助爲理。且將爲之籌備安寧。彼等所擅長者爲調養駱駝。豈蠢如鹿豕之黑奴所能之事。予輩英人。反不能耶。於是此議遂決。既至滑狄哈番。主一阿刺伯商人。家勾留一月。首練習言語舉止。次乃摒擋各事。以備長征。予等易阿刺伯行商之裝。其衣涼爽適體。且從俗從宜。不致引人注目。一月將屆。可威已能效阿刺伯語。似土人。容顏爲風日所襲。作淺褐色。幾如生長沙漠中之土著。體魄自出行以來。日益強健。非復如前此在栗郎中之尪瘠。易裝而後。狀貌魁碩。衣服麗都。以予擬之。直將爲彼之伙伴。居停之長子。業駱駝商。性狡猾。鼠竊狗偷。靡所不爲。初亦極意欲肆其欺詐。予等能發奸摘伏。技不得售。乃易其衷衷。轉爲親愛。謂予等實爲剛毅才智之英人。爲渠目中之所罕覩。予等亦稍假以詞色。令其備辦各事。頗馴謹供驅策。

爲予等選購駱駝四頭。皆其地最良之產。助予等訓練。并詳述其嗜好習性。優異之處。不足之點。及飼養之方法。一星期後。予等調養駱駝。似參驢馬。駝有二頭。乍產小駝。予等且從之學取乳。以沙漠中旅行。駝乳爲最佳之飲料。彼聞予等將行。謂此行必無幸。狀頗淒惻。沙行之資駝。有如陸行之資車。水行之資舟。不可或缺。今此人能於予等之行。選擇精良之駝。跋涉長途。獲益匪淺。其功固不可沒也。健駝旣得。橫絕大漠。可以無憂。所慮者爲食品。食品中最主要者爲水。水實葫蘆中。備人畜六十餘日之飲料。次爲乾饌肉脯及芻草之類。又其次爲菸葉火柴。勃蘭地酒等。設備日數。等於飲料。苟至六十日無所獲。則循隊商長行之道。尋隊商結伴偕行。然隊商爲不經見者。苟至糧盡水絕而仍無所遇。則唯有束手待斃。爲洪荒中之餓殍耳。此外復購日常應用之物多種。華服數襲。備衣之見新國民之用。又輕便行帳一具。大指南針一事。來福鎗手鎗各一支。鎗彈百餘粒。行裝旣飭。因

避人注目。裝置結束。悉模仿土人行時。居停尙謂予等是役必中止。及見挾四駱駝徑行。絕不反顧。則聳肩曰。生命乃各人所自有。是人乃不知愛貴。欲棄則竟棄之。忍哉。予等啟行而西。初循孔道。一夕已至希臘僧遺阡。其地爲滑狄哈番之正西。相距不過二十英里。昔年譚公會語可威。是處徑對落日。今日見之。洵然也。塚爲石築。已空其中。從葬之物。悉爲譚公運往栗邸。從塚壁之繪畫。考求其歷史。是僧行絕高。身貢上蒼。祈福下民。實爲僧侶之翹楚。是夜。予等遂宿塚旁。翌晨就道。逕向西行。數英里外。遂入荒漠。如至別一世界。沈沈大陸。莽莽黃沙。極目微茫。天地一色。非特倫敦之繁麗。如巍峨之屋。華美之車。平砥之道。雋秀之人。回溯前塵。徒勞夢想。卽欲如栗邸中。婆娑之老樹。睨睨之飛禽。亦渺不可得。長日邁征。所相親相近者。可威而外。惟此足三節。背兩峯之駱駝四頭而已。初行之時。予意興甚豪。並不以長途勞頓。窮荒岑寂爲苦。所見景象。平生未經。乍入眼底。亦頗悅目賞。

心。既而日復一日。仰視長空。長空如故。俯察沙礫。沙礫如故。有時見荒草棕櫚。而以後所見。仍爲荒草棕櫚。遇鹽鹵池沼。而以後所遇。仍爲鹽鹵池沼。履光芒巨石。而以後所履。仍爲光芒巨石。久之久之。心實厭惡。蔚藍天色。浩渺流沙。顏色既同。廣袤相等。人行其中。縱經無數時日。亦若歲月未嘗遷移。鎮日向落日而行。而極目西望。仍此景象。縱歷百千萬里。亦似未進寸步也。予等行路。恆在晨曦甫上。及陽鳥匿影之時。日中因避炎威。午夜乃事休息。因外界之絕無變動。遂使予等所事。亦如有常課。此乾燥無味之游歷。予疲倦已甚。可威則沈摯寧靜。始終不懈。每以言語解我岑寂。而予終悒鬱寡歡。似臨墟墓。數星期後。所攜食品。飲啖及半。予思所恃以營養之物。已耗其半。行程不知幾何。希望之地。不知何時可達。及早折回。尙不至枵腹。若再盲進。勢必欲歸不得。憂心忡忡。含忍不敢發。恐一啟齒。反招可威之譏訕。謂予畏葸無勇。如是者又數日。極目大荒。仍浩如滄海。失望之餘。夜

不成眠。然予雖不言。可威已微有所覺。一夕。予二人箕踞帳下。吸煙以消永夜。予曰。老友。予等行幾日矣。可威曰。三十一日矣。予曰。然則西行已幾何里矣。曰。六百英里矣。予默然。可威起。徐步出帳外。予見其向西瞭望。因亦起從之。至其身側。舉手撫其肩。曰。老友。予等入此大荒。亦既三十一日。若無他變。擲節食品。尙可支持三十日也。可威默然不應。予此時雖未出畏怯之言。而中懷之所欲白者。可威固已猜度得之。是夕。予等起程時。可威乃詳檢食品。及見予凝視。則舉手按額。似欲排却其胸中煩憂也者。然終不言歸計。復前行三日。迄無所遇。畀予等最佳飲料之駝。忽病歿其一。不得已。棄之。時近午夜。予等乃結帳休憩。可威忽曰。馬克老友。予等僅存三駝矣。君能攜二駝。負所需食品。於今夕循途東歸耶。予曰。君將若何。可威曰。予仍將西行。予曰。如是。予亦欲西耳。安能獨東乎。可威曰。予不欲再勞君玉趾。予曰。否。予固非他人所得而勞者。君胡言此。可威曰。予誤矣。予固不應洩君

同來。君之安否。予實負其責。今事絕危險。奈何。予曰。君言何指。可威曰。君究願歸否耶。予曰。予非與君同歸者。予必不歸。言已。予二人就寢。然均不能成寐。予目固未闔。而可威亦轉輾於所裹之毯中。黎明。予先起。出帳西望。忽於地平線之上。見黑點三四。翱翔空際。似像飛鳥。予見之。殊驚愕。蓋自行洪荒中。不見飛潛之動物者。已三旬矣。迨黑點稍近。細審之。則巨鷹來攫食。予等所棄之死駝也。同時更隱約聞有鬘犬之吠聲。際此荒涼寂寞之境。偶聞狺狺而吠。其欣喜亦等於久處空谷之中。聞足音之趵然也。予思以此報可威知。一迴首視。彼乃已立予身後。則其聞見。殆與予同。容亦露希望之色。撫予肩曰。老友。君今能許予。伴予再前行否。予當許君。若五日之中。再無所獲。當隨君歸。食品縱不多。苟竭力撐節之。尙能多延數日。或不致斃於飢渴也。是時予既見鷹。知去人世匪遠。好奇之心復熾。可威之言。尤足使予氣壯。乃答之曰。吾允君矣。無論如何。予必惟君之駝首是從。如是者。

又三日。努力前行。無復退縮。一日。天乍明。正料量起程。收檢各物。負之駝背。可威若有所矚。忽西指狂呼曰。君見之耶。予等之仇且至。已不及徙避。殆哉。岌岌乎。速張行帳。以爲之備。苟不中止。將遇之於途。予等必葬身其中。予知可威所見必爲飛沙。起身之前。預計中道必遇是物。乃三十餘日中。竟未之見。今幸發覺尙早。因急爲之備。時駱駝已恐懼戰慄。不能起立。因以帳幕覆之。予等亦以大衣氈毯密裹己身。臥駝側以俟天命。設備甫竟。飛沙已挾排山倒海之勢而來。疾若颶風。驟如急雨。奔騰澎湃。如怒潮之湍激。震撼蕩搖。如火山之爆裂。俄頃之間。天地昏黑。斯時予耳鳴目眩。腦後復爲石塊所中。一擊之後。知覺全泯。外界復作何景象。已不之省。不知歷若干時。神志稍清。覺喉中勃蘭地濶濶而入。知飛沙已過。可威無恙。已先予起。以酒灌我。乃張目仰望長空。仍作蔚藍之色。可威見予甦。欣然問予曰。君覺若何。予喃喃曰。予殆成沙塊矣。時予口中耳中鼻中。莫不含沙。全體爲沙。

壓頸領衣服靴襪。皆飽貯沙礫。予身幾成一盛沙之囊。乃起而振去之。最奇者。此沙乃無孔不入。勃蘭地酒。盛囊之水。皆雜沙質。渾濁不能充飲料。此後所恃以解渴者。唯駝乳耳。予卽問駱駝若何。可威曰。消息殊不佳。一駝已不能轉側矣。予曰。甚望非有乳者。可威曰。是誠不幸。乃有乳之駝也。予等旣缺乏飲料。所攜之水。卽能澄清。亦不復能支三十餘日。數日前雖遇一小沼。味鹹不任飲。遂議歸計。久久不能決。予曰。旣不能忍然舍之去。仍欲前進者。則愈速愈妙。是日乃趲行四十英里。夜宿帳中。覺四周空氣清鮮。月影橫空。萬籟悉寂。予不能成寐。時聞鶯犬之聲。來自穹遠。因起坐聽之。可威聞聲亦起。乃同出帳外。以覘其異。大地沈沈。爲月光所浸。俱作淡金色。星斗縱橫。光芒璀璨。遙望南方地平線上。隱隱有亂山重疊。上接霄漢。空氣中時挾花香。來參鼻觀。可威問予亦聞之否。予曰。然。香從何來。能辨之耶。可威不能答。予等自入大荒。歷時三十餘日。經程垂及千里。英里長日所聞。惟

旱喝氣息。沙土滋味。久聞之。使人腦筋昏替。今乃得此澄鮮之空氣。馥郁之香味。神氣清爽。精神倍振。是時予等結帳。小山之麓。既出帳。因登山遠眺。忽同聲驚呼。幾不復能自信。有此奇遇。蓋予二人同時於極遠之地。星月之下。見有灰白之物。高聳長空。似一絕巨之豹首。即予等日夜所懸想所蕪嚮之閣碧絲峯也。今晨爲風沙所翳。竟無所睹。此時皓魄朗照。宛在目前。爲夢爲真。幾難自辨。由是觀之。可威之理想。逐漸證實。不同子虛。喜不自勝。急欲就道。覺是夜倍長。曉色未現。即攜二駝成行。雖路益崎嶇。而心至寧貼。毅然下趨。入閣碧絲峯下之深谷。駝已疲乏。且乏食。行絕遲鈍。至日中。僅及其半。尙不能見峯麓。傍晚。可威見峯南滿地鋪白色之物。指示予曰。馬克視之。此何物也。予細矚。亦莫能辨。迨日影既匿。予等始過谷中最後之漂石。距閣碧絲峯約僅二英里。峯頂豹首。彫刻之痕。視之至清晰。峯麓有孔道。南趨入羣山。似爲白石所築。黃沙夾之。蜿蜒可識。予等既至峯前。忽於

萬籟無聲中。異響驟發。黑雲起自深谷。直冲空際。谷中之巨鷹也。鷹既飛翔。鬣犬亦狂奔出谷。清寂之鄉。頓感喧雜。始知昨夜帳中所聞之聲。蓋發自此間。鷹犬出谷。皆依孔道南行。予等自其後跡之。至路端。俯視地上所敷白色之物。非他。纍纍者皆朽骨也。見之毛戴。似入墟墓。此閣碧絲峯。亭亭屹立。絕類墓前之華表。

第五章 坎德國門

是夕。予等卽支帳於此。見此景象。心緒紛如亂絲。推想委骨荒漠之由。終莫得其朕兆。予慨然曰。得非埃及遺黎。流離至此。絕糧斷炊。遂填溝壑耶。此無倫脊之理論。不攻自破。言甫發。卽內愧於心。蓋可威取一二新骨示予。其上尙有殘留之乾腊。曰。予觀此骨。尙未及稔。予曰。然則沙漠中蠻人。曾於此血戰。而暴骨沙礫耶。可威搖首曰。亦未必然。朽骨之外。無其他之兵器戰具在也。予曰。無論如何。事甚可慘。可威曰。然。今者予等之行程。將於此告終。予駭然曰。得非謂將加二英人之

骸骨於其中耶。可威微笑曰。否。予蓋謂此間既多人骨。離生人之居必不遠。明晨可循骨而行。此骨載道。聯屬遠山深處。其間必有居人。故吾謂行程可告終也。予曰。然。以予測之。此道不過二十英里耳。可威曰。予料山後必爲古坎德國國門。爲出入必由之路。落照蒼茫。遠山橫竊。其間似有炊煙上騰。風送香來。已能辨別其爲芙蕖滋味。尤爲離人不遠之明證。予聞言躁急。卽欲馳赴其地。可威笑曰。此時予實較君鄭重。既近是處。奚必亟亟。欲見古國民。亦必略事籌備。是夕。予等乃從事整理。修飾鬚髮。更易衣裳。數十日來。予等囚首垢面。已類俘虜。至此始煥然一新。食品等物。已付之度外。不復似前此之愛惜。惟予等之駝。相隨已久。頗可憐憫。其一又病。不能再行。不忍棄擲。卸其負荷之物。攜之徒步而行。途中景象。觸目慘厲。白骨遍道。飢鶩羣集。搜索殘骸。膏其唇吻。聞人聲至。驚起飛翔。予等急欲遂其希望。亦不之省。沿道折而向南。仍爲廣漠。舉目遠視。似有一物。漸行而近。予指詢

可威曰。彼行行且至者。非駝鳥耶。可威細矚之。狀頗驚異。曰。人耳。行將來吾前。時予等之駝。爲飢渴所迫。不肯前進。因立俟之。是人已隱約可辨。軀幹甚高。臂已枯瘠。手持一物。震動空中。如持長斧。旣見予等。忽發呼聲。音類野鳥。氣息不屬。其髮黑而長。飄揚首上。裸體圍一破布。行路僂僂。少頃。已至予等前。舉手長跪。哀鳴曰。烏蘇理絲耶。闇碧絲耶。望大神發大慈悲。恕予罪戾。可威聞言。以目視予。似曰。是人之言。果埃及古語也。此人已無人狀。匍匐予等足底。以震驚不定之黑眸。仰視予等。手中所持。則人腿也。哀鳴時。尙舉就口畔。嚙其餘肉。予見此情景。至爲驚駭。豈予等艱難困苦。不遠千里。訪茲遺黎。而其人竟忘前此之文明。自殘同類耶。見此。忽憶古畫所繪埃及草昧初開時。食人慘史。初以爲必無此事。不圖於吾身親見之。可威見狀。不語久之。始謂足下匍匐者曰。汝勿憂。吾恕若矣。可威容貌魁偉。目光炯炯似點漆。故是人信可威爲天神。聞赦罪之言。心似稍慰。舉腿狂啖。可威

問其來自何處。是人曰。見逐於坎德。言時似復有所憶。又長跼可威前。哀求赦罪。予聞坎德二字。始信遺書之言非誑。而譚公發見此書。加以研究。其心思目光。實較常人深遠。今此人來自坎德。殆亦如此間之纍纍白骨。其人皆爲國律所屏棄。委身洪荒。飢渴而死。以飼鶯犬。亦投畀豺虎之意也。予謂可威曰。以此觀之。是國之人。處分罪人。如此殘忍。將來交涉。殊不易與。可威俯首詢之曰。汝以何罪。罹此重辟。是人似以大神見詢爲異。目光閃爍。如追思往事者。斷續言曰。大神乎。予國神廟。外貌壯麗。內幕黑暗。廟後何物。無人知之。予欲窮其祕。而保衛嚴密。遂罹罪至此。此間爲死谷。至此無生還之人。蓋以死谷之中。飢足損肌。渴足燒喉。怪鳥啣啾。毒獸奔突。言至此。身戰慄不已。目光慘厲。適見一異鳥。棲集骷髏之上。啄其目精。是人見狀大驚。遂仆於地。呻吟曰。闇碧絲大神乎。盍使予長眠。以免此苦楚乎。語已。略一轉側。狀類昏暈。予跪其側。扶其首曰。是人將死。請以勃蘭地授予。可威

曰。此人精神之痛苦已極。蓋碎其首。使之安適。予不知坎德之人。其心胡忍。而使同類。罹此荼毒。予曰。予等不久當知之。苟是人能略述其來此之道。予等庶可循之而往。言已。取勃蘭地滴入是人喉中。頃之。少蘇。喘息問曰。大神乎。此殆火耶。可威曰。否。此爲續命湯。是人曰。在坎德國門之外。生命實係罪孽。可威曰。汝欲歸坎德否耶。其人默然。少頃。搖首低語曰。坎德國門。於罪人既出之後。永不復啟。之使入。無能飛越。能之者。唯跨鷹之鳥。蘇理絲神。及騎有翅豹之闍碧絲神耳。言已。復祈赦罪。目漸閉。口中喃喃曰。闍碧絲神乎。盍繫予之靈魂。同返上清。國門既闔。予不能復歸矣。美哉坎德。河水漣漪。清流激湍。橫貫雕欄玉砌。畫棟朱樓。池沿蓮花。亭亭萬朶。白日既匿。月色溶溶。雲母屏前。水晶簾底。玉貌朱顏。流波送盼。而今已矣。良辰美景。永不復覩矣。靈魂飛越。離此軀壳而去。大神能允予。引予歸真宰所處之天國耶。移時遂暝。生機已絕。無可救藥。予見其臨死時之痛苦。殊自憾。飲以

勃蘭地也。對此慘象。心爲震盪不怡。然聞其遺言。前此疑雲。已經消散。乃謂可威曰。是人既死。應否葬其遺骸。可威長歎曰。是人受國法之判決。肉體已罹大難。予願上蒼垂慈其靈魂。且爲營墳墓以安其骸骨。亦以是人爲予等欲至之國。所首遇之人。又爲予等口繪其國之略狀。實不欲見其被食於鳥獸也。惟是國之人。其待同種。如是殘忍。對於羈旅。必不能優遇可知。吾輩入國。當事事謹慎。庶克有濟。葬事既畢。予曰。是人之言。殊不明瞭。謂國門永闔。豈全國皆設門而可封閉之耶。可威曰。以予理想度之。其國四境。必多峭拔不可攀躋之山。出入之路。或爲小徑。或爲谷口。國人卽其地勢。建設國門。以時啓門。予曰。然則吾輩宜速行。以覘其異。或能乘機入內。亦未可知。否則急圖歸計耳。可威曰。至是。君諒可悟希臘老僧之所以返轡矣。惟予則不因聞是人之言。致沮吾志。縱門闔。予亦必謀入內之方。今且前行。隨機因應可也。時病駝又斃。僅存一駝。恐其又病。乃減輕其負荷。予等則

徒步而行。於是所攜之食品飲料益少。沙漠中行路殊不易。遠望山影。似不過數里。而趨行一日。尙不能達。及夕。予等倦甚。卽就道旁休息。次晨味爽卽行。晨曦甫上。日光照耀山峯。峯上有物。作正方形。介於兩峯之間。去地可百尺。光芒四射。似係金製。令人眼顫。可威曰。是殆所謂坎德國門耶。傍午抵山下。愈行愈近。愈覺罪人不能入內。及遺書僧知悔矣。縱聖地在望。不能往矣。之言爲不誣。大抵是國羣山環繞。爲沙漠中膏腴之地。此間二山相並。峭壁卓立。高插雲霄。風砂鼓盪。石稜皆盡峻峭光滑。莫能登涉。距地百尺許。爲一銅板。日光射之。光彩奪目。諦視之初。似有路可通。固非天然封閉。唯此遺黎。爲異國所逐。轉徙流離。得此金湯。遂因地設險。建築此門。以阻後來之人窺伺。予曰。老友視之。是門深閉固拒。予等不能飛度也。可威曰。然。予曰。此處亂山重疊。或有問道可通。可威曰。苟有問道。曩者所遇之人。胡勿覓路歸。而甘作餓莩耶。予曰。如是則將若何。曰。唯有坐待時機耳。予曰。

君不計予等所賣之糧。今僅足支持七八日。設過此而時機不至。既不能進。又不能歸。不將槁死是問。爲若人之續耶。可威曰。吾豈不知。唯以此故。不當再覓他道。以耗時日。祇有靜候斯門之啓。以圖入內耳。予曰。奈其永閉何。可威曰。必復啟。予已深計之矣。吾輩所遇之罪人。其被放逐也。約在旬日之前。今予等所攜之食品。苟再撙節之。亦足支持旬餘。合計之。得二十餘日。糧食既盡。忍飢耐渴。亦可數日。如是。則距罪人投荒。已可一月。然一國之中。縱郅治必難刑措。其錄囚也。縱刑簡。亦難一月一次。故吾決三十日中。必續有投荒之罪人。而門啓矣。予曰。君言甚辯。然卽能如君所期。門果復啓。試問去地百尺。吾輩能距躍登而入乎。抑傅翼飛而度也。可威曰。君所慮固當。然試思從百尺之峯下墜。其人尙能生存乎。其肢體有不殘廢者乎。嚮者所遇之人。其身體何如也。予曰。固完好無殘缺也。曰。卽此可知。其人之被屏於國門之外。固非擲而棄之。必縋而下之。縋必有絙。絙下。予輩上矣。

可威之言。誠足使予結舌。即使有所辯難。舍此亦別無他法。乃預計飲食之品而省齋之。以靜候此銅門之啓。日復一日。扃固依然。近在咫尺。不能飛渡。較之行荒漠之盼人煙。中心尤爲焦灼。然當此進退維谷之時。唯有耐心靜守。晝則目不轉瞬。夜則更替守望。以待機會之來。凝神壹志。遂使赤日照臨失其熱。白露零灑失其寒。黃沙浩淼失其蕪。枯骨縱橫失其慘。旣而糧食絕矣。饑腸輾轉。似詔予等以死神將降。巨鷹亦盤旋空際。以其銳敏之目光。時時下矚。若謂此垂死之人。不久又可膏其饒吻。當此希望垂絕之時。銅門仍不予人以可乘之隙。惟時聞異樂。暨茵菖清香。挾空氣越嶺而來。徒令人想像山後。必有雲母宮闕。芙蕖池塘。香霧空濛。琴歌幽咽而已。

第六章 日神寺

予等枯守銅門外者已十許日。引領凝睇。亦旣勞止。寒暑侵外。飢渴鑱中。精神疲

茶幾不能支。設再過一二日。則銅門雖啟。予輩亦不能攀登。惟有與此纍纍之枯骨爲伍耳。以予夙不信任宗教。當此臨命之時。窮則呼天。亦默祈上蒼。加以援手。惟可威則雖處愁苦。鼓其勇氣。仍作壯譚。藉破岑寂。懸揣其入國後之舉動。抑若其胸中確有把握者。苟非予相知之深。必噴之爲夢囈果也。翌日味爽。陽光乍自地平線仰射銅門。金光璀璨。氣象萬千。卽有聲自門出。顧聲調極低。莫能辨別。諦聽之。有若蜂衙之驟集。旣而其聲由遠而近。知爲歌聲。雜以鼓音。聞之令人心悸。怦然。陡覺有新景象湧現於腦府。其聲哀厲幽咽。可決其爲薤露之歌。可威顧予曰。老友。予言何如。彼國又將刑人矣。予失聲曰。願上蒼垂佑。俾如君言。予斯時爲飢渴所迫。至希望同類之人。受慘酷之刑戮。以救予等之生命。心有所觸。脫口而出。用心無乃不仁。至今思之。猶汗顏無地。悲歌漸近。忽又聞擊鉦之聲。此聲一發。萬響悉寂。予等乃目注銅門。不稍轉瞬。少頃。門之上端。徐徐下仆。遙受日光。反射

沙漠。幾疑礮臺發探海之燈。既而門仆與檻平。絕類英國所建築那曼式古宅中之懸橋。予等所日夜仰望之門。至此時始稱全啟。漸聞門上隱隱有足音。蹙然似曳一重物而出。繼之以金屬振動之聲。卽見門上以巨絙徐徐緣一人下。腰圍銅帶。布蒙雙目。四肢下垂。身體僵直。已爲藥物所醉。似失其知覺。下縫處適在予等之側。既及地。索自上振。銅帶之紐卽開。是人遂倒身沙漠中。時機既迫。不復能延瞬息。可威以目示意速登。予乃從其後。一躍過罪人。無暇窮其究竟。遂與可威俱以兩臂縮銅帶中。飄蕩空際。隨索而升。可威父子數十寒暑所研求之古國。竟如願以償。親歷其境矣。既至門上。闕無一人。蓋行刑者以事竣。從隧道出矣。予等甫得立足地。卽棄所縮之銅帶。帶之一端。與門之機械相連。製作絕巧。門漸闔。帶漸收。予等所處之地漸黑暗。不復再事游移。急入隧道。覓路而行。斯時門已全閉。竟無一隙之光。暗中摸索。四壁滑澤。知予等所立處爲一石臺。旁有下降之石級。乃

循級而下。漸覺空氣渾濁。溼熱鬱蒸。霉腐之氣。雜以枴檀之香。透入鼻觀。時時欲噓。愈行愈下。更聞腥臭之味。且有蜿蜒綽縵之聲。知必有巨蛇窟穴其間。乃攜手同行。以備不測。惴惴然時有戒心。幸而此關既過。未爲所嚙。又下行數十級。石級漸寬。且透一線之藍光。能辨識各物。此隧道之四壁均爲花岡石所築。石級亦然。此爲入國而後。首觸眼簾之物。已極工緻。可知是國之人。長於建築。更行數十級。始履平地。石級盡處。爲一圓穹門。門外爲長廊。四周之柱。亦均爲花岡石製。晶瑩無匹。廊左右各立一巨像。像爲石鑿。軀幹高出廊簷。不可見。僅見其足趺。巨像之旁。爲三足之青銅架。上承黑金巨盎。盎中吐火燄。發爲蔚藍之光。香烟自出其端。蓬蓬然發。映他物皆藍。此間爲人跡所罕到。景象淒寂陰森。似有鬼氣。廊盡處又爲一門。予輩啓門入。引領四顧。知爲廣廈。堂上懸黑色巨幕。周遮不得外矚。幕外之人。更無由內窺。堂下陳鼓樂。間以歌聲。知向者所聞。卽由此而發。唯頃爲挽歌。

今作迎神之曲。聲調異耳。堂上則肅靜無聲。可威乃微揭巨幕外視。如長夜之露曙光。得周矚外界境物。此間爲廣殿。中央置一神龕。龕後與黑幕相接。予等乃出黑幕。潛入龕中。幸堂上無人。末由知予等何自入龕。藏身之處既固。乃細矚龕中粧飾。燦爛莊嚴。龕製絕巨。柱爲大理石所築。其中小柱。則以純金製成。嵌以瑛瑯及鑽石。彫鏤精細。光彩四射。爲予等歐人夢想所未及。龕之中央。爲金鑄之神座。神像則爲玫瑰色石所鑿成。狀極俊偉。仰視儀容。爲香霧所籠罩。不能細辨。僅見冠上。晶光熒熒。知鑲鑽石必夥。像旁爲獸鑪。異香噴薄。氤氳一室。至不見龕頂。唯見珞璣之燈。懸以金鍊。上接承塵。窮極工巧。亦爲目所不經見。龕中觀瞻既畢。乃環神座而前。龕前爲正殿。幕以輕盈之紗。紗爲極細之銀絲織成。薄似烟霧。自殿梁下垂。微颺吹之。瑟瑟作響。自幕中外視。見殿柱極多。均爲玫瑰色石所鑿成。兩柱之間。必有頃所見之青銅巨盎。焚發五彩光芒之異香。四壁懸圖畫。古色斑爛。

至堪悅目。予等已忘己所處之地位。信足所之。幾欲出殿。遍覽殿外景物。忽歌聲驟近。已升殿而來。乃急返龕中。潛伏神像後。以覘其異。予引首外視。可威亦效予所爲。已見銀紗幕外。有人行動。魚貫而上。容貌衣飾。已隱約可辨。似均爲少女。衣輕盈淺絳之衣。行步珊珊。遲疑而緩。逕向神龕而來。手中多抱立琴。奏簡易單音之曲。亦有擊小鼓以爲節者。口中喃喃歌神曲。數約百人。皆容貌豔麗。膚似凝脂。昂首直前。予等急避入神像後。此時苟目光銳敏者。首列諸人。當已見予等。乃熟視若無睹。是女或爲盲人。予復探首細察之。則第一人果盲。第二人亦然。後之來者。無不如是。盈盈秋水。悉無目光。百餘女子。竟無一能視者。豈是國中多盲女耶。不然。造物弄人。胡狡獪若此。致天生麗質。多此缺陷。予耳語可威。可威亦深以爲異。予等乃不復避。默觀其所爲。諸巫皆就神前膜拜。予等適立神旁。受其參禮。可威更匿笑不置。謂甫入國門。卽得此尊敬也。諸巫拜竟。皆就龕前銅級。跣坐。繼

之者。爲一隊衣黃袍之人。身材高碩。容顏嚴峻。髮皆削薙。額際光滑似牙球。黃袍人後。爲戴假面具之人。有爲鱷魚首形者。有爲牛羊首形者。牛首形者之角中。更綴一滿月。此種離奇之裝束。可知其昔日崇拜獸類之根性。未盡剷除。假面人後。爲辮髮之婦數人。最後爲持金色長杖之老人。杖端遍嵌鑽石。軀幹絕偉。張兩臂。面神像立。少頃復旋身面殿中諸人。厲聲似爲人祝福。是人年事已高。面多皺紋。目作黑色。細而且長。有蒞駕萬衆之氣象。額髮亦薙去。頰下披虬髯。衣長白袍。傅以豹皮豹頭。適當胸際。豹眼以大紅寶石嵌之。銀絲之髯。披拂其上。豹目閃閃作光。益增其態度之威嚴。是時幸除盲巫在神龕前。其餘諸人。均在銀紗幕外。龕中之光較弱。故予等未爲所窺見。幾而銀筊聲起。銅鈺和之。諸人舞蹈嵩呼。知又有偉人將至。少選。聞呵殿聲。諸人昇一輿入。旣上殿。全殿之人悉蒲伏。以首叩地。惟衣白袍之人。則仍屹立。張兩臂爲禮。是輿裝飾。悉作玫瑰色。帷及坐褥。亦以玫瑰

色之綢爲之。一少年斜坐輿中。病骨支離。神氣頹喪。顏如白蠟。目睛深陷。冠埃及王冕。縷金錯采。綴珠寶無數。少年首屢顫動。似憊不能勝。予知其人。卽爲國王。所謂佛羅者是也。佛羅身旁有二小猴。佛羅時以御指環之手撫弄之。此時全殿肅靜無譁。惟猴鳴啾啾有聲。旣而侍從之臣悉集輿前。參謁旣竟。復與白衣老人爲禮。呼爲大祭師。大祭師頷之以首。諸臣復舉佛羅之輿。置諸大祭師左側。銀笏之聲又起。殿中人又蒲伏叩首。八人舁一黑帷之輿上殿。帷上飾鑽石。一美婦人端坐輿中。豐容盛鬋。儀態萬方。黑帷低垂。益增其肌膚之玉雪。雖年事已長。而斌媚似少婦。冠式似朱鶴之飛翔。綴以綠玉絳珠。皆價值連城。御碧紗之衫。體態端麗。似籠煙之芍藥。其輿旣上。諸臣參謁如王禮。輿置佛羅之側。佛羅年稚。此婦必爲母后無疑。二人之側。侍臣皆持巨杖。衣藻繪之衣。亦有持鼓樂者。俄而聞羊鳴。盲巫皆起立。低聲作歌。大祭師及僧侶侍臣各就其班次。面神俯首。喃喃祈禱。禱畢。

全殿皆寂。忽大祭師亢聲歌曰。日神降兮。月神臨兮。天國極樂。神所歆兮。福履永綏。神所欽兮。坎德衆庶。體神心兮。玉輅金軫。神所憑兮。龍馭雲輶。神上昇兮。稽首崩角。神其磨兮。佛羅之旨。宜見矜兮。下臣祈禱。代吾羣兮。衆情殷殷。保吾君兮。吾君玄德。當升聞兮。勿藥有喜。萬衆欣兮。歌時。衆人齊聲應和。香霧四塞。氤氳滿殿。大祭師忽呼曰。神已來享。鑒吾忠忱。神附老僧之身。君王后瑪鐵及聖佛羅乎。亦有所陳請否耶。后聞言。乃盈盈起立。祈大祭師屏退衆人。曰。予將有所諮詢。大祭師揮手。衆人皆潛步。退出殿外。是時全殿共五人。予等二人。匿處龕中。爲彼等所不覺。殿上祇有大祭師及后與王三人。后似意足。乃謂大祭師曰。鄔泰珊。予子病革。恐將賓天。昨日疾大漸。侍疾之醫。椎魯無知。今予祈大神。予欲知予子究能苟延歲月否耶。大祭師曰。王祿未盡。尙有一年。又一日御世之期。予聞言大詫。以佛羅病狀觀察之。固知其已入膏肓。難於救藥。然是病雖不起。亦有可以苟延歲月。

者。縱良醫亦莫能決其畢命之時。不知此大祭師具何神通。乃得此準確之證斷。豈其精誠果能上通帝謂。抑別有術知人生死耶。當二人問答時。佛羅徼作欠伸。弄其小猴。絕不注意。惟后聞言則頻蹙其額。曰。師誠能答予一疑問耶。予子生命。幾祇有一歲之延。則惟有及今爲之娶后。然疾病絲憊。神意不欲使其久臨民上。設娶后而不得儲君。後此國事將若何。大祭師曰。神不已使后助佛羅耶。后曰。予無他子。足繼吾後。他日。予衰老。又將若何。大祭師曰。至此時。后之時代已告終。坎德國俗。凡無夫無子之婦人。不能居民上。意雪絲大神所授於后之幸福。后將於天國享之。至於無窮。斯時后惟有唾棄塵世之軒冕耳。大祭師是言。后聞之微愠。則直對曰。否。予不欲也。神意似謂苟佛羅賓天。無王儲。則坎德王冕將授之。予所憎惡之人耶。大祭師冷然曰。然也。苟佛羅無王儲。則后之冠。必授之月神遺裔耐德倭凱脫公主。耐德倭凱脫之名。予夙昔常聞譚公所講述。謂爲埃及之古女王。

予嘗戲呼之爲予之女王。今聞大祭師又呼是名。豈女王尙有遺裔耶。抑適爲同名也。斯時予好奇之心勝。乃渴思一面其人。以爲快。然瑪鐵之於是人。似有嫌惡之意。聞大祭師言。玉容驟變。叱曰。鄔秦珊誑哉。大祭師亦怒曰。婦人。若雖國母。亦宜慎其語言。否則神必殛汝。碎汝之軀。及汝王位。后頗畏神。聞責言。卽俯首似致其歉忱。柔聲曰。予實惡此月神遺裔。大祭師曰。大神之意。初不以人類之好惡爲轉移。后曰。年過幼。曰。神旣賦以豔質。予以資地。雖幼何害。侃侃而談。意頗左袒。耐德倭凱脫公主。后目視大祭師言曰。是女傲而輕浮。素未嘗以物呈大神及其祭師。大祭師曰。迨年稍長。當能移易其性情。后乃款步。至大祭師之前。誠懇致詞曰。師誤矣。彼之能移易其性情。係將來之事。尙在不可知之數。而予之此行。實攜物來。舉凡胥范尼之綠玉。退霸之青紅玉。駝鳥之長羽。哈那聖樹之油。共若干事。其餘則有予檻中珍奇之白鴿。馴養之丹鶴。及足以遍飾祭壇及其階圮之金屑。復

佐以光芒四射之巨鑽。冀吾師代貢大神。祈神於月神遺裔之外。另簡賢能。繼承大寶。大祭師曰。主爲后姪。后不當嫌惡之。更不應以大寶傳之異姓。惟此事亦可聽命於神。一憑神之主宰。大祭師此言。已稍游移。蓋神不能自言。必藉大祭師之喉舌。苟其慾壑滿者。天心亦可憑其舌爲轉移。今耐德倭凱脫不在側。大祭師之心。實已爲貨物所動矣。后曰。予之惡之。亦以國家之故。昔曾降意爲予。予向彼求婚。彼乃以一笑置之。后言至此。佛羅始略露注意之色。推小猴於側。靜聆母后之言。后言已。乃步至前殿。舉手招黑奴。是奴捧一金匱升殿。置之大祭師之前。予雖不能見匱中所貯爲何物。大致可決其爲重寶。大祭師俯身一一檢視之。后復微語曰。師乎。廟外尙有白牛十。每牛負匱二。其中之物。貴逾此匱。大祭師曰。然則君王后之意將何爲。后曰。予實欲予子得延其嗣續。大祭師曰。是唯大神能之。非老僧之所及也。老僧亦人類耳。能殺人。不能生人。后曰。如是。盡許予重婚。予年尙壯。

色未衰。苟神不祚予子者。亦可降福朕躬。大祭師曰。老僧固無權力。禁后之勿重婚。然后以后之子民。臥先王之御榻。衆庶必起而抗后。至於王族。則無有盛年足儷后者。后曰。苟師宣告衆庶。謂神實詔予重婚。衆必不反抗。后言率直。致觸大祭師之忌。蓋神權唯大祭師可以己意假借之。后不能促大祭師代爲假借之也。大祭師勃然叱曰。婦人。若欲老僧誣黷大神耶。后曰。予尙備十白牛於宮外。將以窖金。悉貢諸吾師。大祭師曰。大神將降罰老僧。若老僧埋骨塚中。后卽加以大賚。於老僧何補。后尙欲有言。大祭師回身面神龕。褰銀紗長幔使開。指神像謂后曰。婦人。盍諦聽老僧之言。若雖國母。決不能自改其運命。若子之坎德。王冕必授之耐德。倭凱脫公主。唯高居神座保衛吾國之日神。爲能祛后之否運。后若向大神祈求。俾神能感格。親降坎德。與若共保王位。則老僧亦當左右輔翼。共襄大事。后此時爲恩怨所迫。不能屏去其祿位之私心。乃俯從大祭師之言。從大祭師之後。步

至神龕。俯伏頂禮。喃喃默禱。幾而舉首。仰視神龕。顏色沮喪。深可憐憫。忽呈驚異之色。幾欲失聲狂呼。唇吻翕張。目睛閃爍。灰白玉顏。頓現紅暈。舉滿飾珍寶之皓腕。戰慄指大神。大祭師從其所指處視之。亦震驚失次。佛羅在帷外內視。顏色若死。幾驚暈於輿中。蓋是時可威露頂自其所匿處出。植立神座之前。身爲左右巨盎中藍紫火燄所照。體態魁碩。狀貌尊嚴。苟予不知。其爲何如人者。亦必決其爲大神之使。予亦躍出立可威後。全殿寂然。幾可聞五人心房跳躍之聲。久之。大祭師始發聲微問曰。君爲誰何。可威曰。汝頃不云日神耶。神實應汝之求。使予至坎德。大祭師曰。來自何方。可威曰。予之居處。卽烏蘇理絲。及意雪絲夫人伉儷所居之處。今卽自彼而來。大祭師曰。如是。君卽在日神之側。下降之異人。君來奚爲。可威引手指后。后方目注可威。可威卽曰。奉大神之詔。下儷是后。兼攝王位。

第二篇 坎德都城曼尼佛

第七章 民望胥歸

譚可威身入異國。驟膺重任。至今思之。此舉似過冒險。然在當時。舍此實無他策。足以救予二人之生命。蓋坎德人民。念其先祖被逐於人。流離瑣尾。以至於此。耿耿於心。恨外人刺骨。苟有外人入境。無倖免之理。建國以來五千年。其民仇視外人。已成根性。當予二人冒險入國時。設不假託神使。進則受戮。退無歸路。萬里迢遙。含辛茹苦。徒作異鄉之鬼。舉世誰知有予二人者。幸可威智勇深沈。能隨機應變。聞鄔泰珊之言。絕無猶豫。竟言神使。非特足以關大祭師之口。又足以慰瑪鐵后之心。至於國民。則懾於神威。莫敢反抗。而予等之地位安矣。可威既述其入國之由。遂招予同自神龕之銅級下降。大祭師仍戰驚不已。凝視可威。不稍轉瞬。瑪鐵后則恟恍迷離。莫知所措。可威攜予下龕。逕出。立於紗幕之前。后及大祭師從吾等後。默然不作一語。佛羅枯瘠之面。不露驚異之容。惟略轉其目光視可威。旋

復斜倚輿中。調弄其小猴。抑若天使下降塵寰。與彼了不相涉者。可威軀幹雄偉。儀容瑋麗。態度剛健。風格高騫。其外貌實無慚天使。以其沈摯之目光。凝視后面。予嘗謂可威之目。實具魔力。予曾身受之。故能知其妙用。今后爲可威所視。亦已心悅誠服。因微語問可威曰。君究爲誰。胡因至此。可威曰。予爲稽第蘭之幽靈。歸國膺大寶耳。后曰。稽第蘭耶。可威曰。然。稽第蘭之歷史。大祭師當知之。其人生長聖河之濱。爲國建殊勳。功業足光史乘。距今五千年矣。烏蘇理絲神念予有大勳勞於國。故令予下降塵世。復爲國主。可威誠狡獪。今又自命爲其歷史中重要人物矣。然隨口亂道。亦復言之有理。雖大祭師在旁。亦莫能難也。惟彼旣以要人自居。又不知將使我爲劇中何等人物。潛思此事。至堪發噱。后聞言。復指予問可威曰。此君爲誰。可威曰。此君爲日神所簡。輔弼予。爲予之左右手。聰明正直人也。后問旣已。卽盈盈至可威之前。展衣下拜。曰。日神之詔。予敢不從命。拜已起立。后容

顏姣豔。長身玉立。御緊窄之綠衣。曳鷹鼻之履。秋波靈敏。時旋轉於可威之身。后所立處。適傍祭壇。頃賂遺大祭師之金匱。亦在其側。后迺迴顧大祭師曰。師其爲予祈禱大神。神已默鑒予誠。以安樂相貺。今可命門外僕御引白牛入。所負之物。悉呈吾師。師其爲予大祈明神。以答神庥。斯時大祭師作何思想。殊不可知。唯其驚愕之狀。則不可掩飾。雖明知予等決非其國之人。然何自入其國門。又何自來神龕中。大祭師雖敏慧。亦無從揣測。此際胸中天人交戰。固亦欲力爭上流。惟無論如何。頃方自言唯祈日神。可去后之否運。予等卽應其祈求而來。則不得不認爲神使。乃答曰。諾。老僧當爲后恪誠將事。以答神之嘉貺。后復曰。此事可由吾師宣告衆庶。俾知神實眷予。予祀尙繇延勿替。大祭師乃從容至殿之中央。立巨鉦之前。取巨鎚擊鉦者三。聲似雷鳴。音繞殿梁。久久不息。鉦聲旣起。殿門盡闢。帷幕俱開。全殿雪亮。僧侶侍臣魚貫入。盲巫仍鼓樂作歌。國中耆老紳富。知國有大事。

咸集殿前階陛之下。大祭師鵠立祭壇左側。僧侶咸侍其後。可威與后。則立於銀紗帷幕之前。可威儀表嚴肅。神威凜然。后則玉容與銀紗相掩映。益形其嬌麗。大祭師當衆宣言曰。嗟爾坎德億兆衆庶。日神明聖。俾我曼尼佛之民。肇見日神之儲。神不欲我曼茫流王族之血胤。自茲而斬。爰簡神裔。蒞此大邦。昔我祖稽弗蘭。曾建懋勩於聖河之濱。未竟成功。遽膺帝召。佐命於天。越五千祀。帝心仁慈。俾其復甦。福我蒸黎。繼承大寶。大神命其下臣。鄔泰珊宣告國人。惟爾億兆衆庶。其敬戴之。毋有貳心。庸以承天之庥。宣言既已。盲巫復奏歌。國民咸蒲伏嵩呼。有以脣觸地以致敬者。斯時予潛窺默察。所不悅者。惟居於玫瑰色綉帷中。瞿疾之佛羅。當其極無聊時。曾以所御鑽石之指環。加諸猴足。自齧其脣。獐視可威。至於猴齧其手。亦不之覺。其怨恨之心。不言而喻。時予雖似處夢境之中。然辨之固甚晰也。后暨可威。如真得天賜。心滿意得。時露笑容。依可威側。不稍離。大祭師城府深沈。

頗不易測。惟后所賂之物。已得佳果。於鼓樂喧闐。國民譁呼聲中。彼亦率僧侶跪可威前致敬禮。嗣有二僧。以鍊引雛獅一登祭壇。復有一僧以匕首授大祭師。大祭師上之可威。可威受之。兀立不稍動。予驚極幾欲失聲呼。此何爲者。忽見后潛按可威之腕。低語曰。君速宰此雛獅。俾得早登大極。予聞言。更爲可威危。蓋可威性慈祥。幼時曾不敢傷一微蟲。今奈何爲神使故。而欲其殺此猛犴之雛獅。設舉事一不當。示弱於祭師。見疑於國民。何以爲人上。因耳語可威曰。今日之事。惟有鼓勇爲之。九仞之山。惟此一簣矣。時佛羅則以敏銳之目光。偵伺可威。大祭師與國民則延佇可威舉刃。宰獅以享大神。事機緊迫。可威顏色驟變。勇毅之氣見於面。持刃至壇前。予隨其後。緊持雛獅之鍊。后更令侍臣助予。可威奮勇。舉刃直刺獅領。獅狂吼。熱血噴涌。濺可威手。淋漓而下。尙欲起撲可威。幸爲予等力持。輾轉遂斃。國民見之。復大呼譟。於是大祭師率僧侶就神前喃喃祈禱。禱已。後宣告國

民謂老僧奉大神之命。當與國民共尊此萬宰呵護之日儲。爲未來之共主。汝國民其戮力同心。忠事日儲。卽所以敬神也。神必福祐於爾下民。人和歲豐。四境安寧。今日之事畢矣。當消吉日。奉日儲正陟大位。其必能忠於爾國。福於爾家。以保爾子孫。爾衆庶其毋忘朝覲之禮焉。於是衆人漸散。殿上諸人亦漸退。后已飭侍臣爲可威備乘輿。法駕旣備。后乃肅可威升輿同返其宮。鹵簿前導。佛羅之輿先行。后次之。可威殿。予又步行隨可威之後。鑪香繚繞。鼓樂喧闐。相繼下殿出廟。門前綽楔。特標金字曰日神之寺。寺臨孔道。街衢修潔。路旁爲運河。予等出寺後。乘輿卽停河干。御舟泊河濱。雲母石之石步旁。舟製特異。首尾皆高出水面。作半月形。從水步四望。風景美麗。空氣均含異香。好鳥和鳴。恰似暮春天氣。萬里長空。纖雲四捲。民居悉傍山麓。高峻作方形。大抵爲粉紅色花岡石所築。非特華美。抑且堅緻。河之彼岸。卽爲一絕巨之金字塔。其日神寺遙遙相對。蓋其先王之陵寢也。

乘輿既止河干。佛羅已偕其侍從乘舟先行。可威與后皆降輿。后不欲與可威分離。肅可威同舟。可威婉辭謝之。蓋尙須與予縱談以後之方略。與后同舟。滋不便也。於是后乘己舟行。予與可威另乘一舟隨其後。斯時廟中人悉出。齊列河濱。目送日儲之行。乘舟既發。駕予舟者。爲黑奴八人。八槳拍水。舟行甚迅。可威度其人。不悉予等語言。乃發言曰。今日之游樂乎。予曰。然。君之目的達矣。然亦險甚。君能細測將來作何結果耶。可威視予微笑。嚴肅之容已盡除。曰。老友。卽予亦不知。且予亦不欲前知。隨厲而安。他日苟君臨斯土者。當薦君爲宰相。予亦笑曰。君真蓄此大志耶。以羈棲異國之人。假神道設教。立談之頃。嬰其國最高之位。固快意當前。特吾不知君將來如何圓此巨謊。可威笑曰。予早計及之矣。予曰。君之智計。誠不可及。然君之初意。豈爲謀富貴利祿來耶。可威曰。否。予實未改初志。予實欲藉君相之位。周知是國之政教風俗。其民之性情嗜好。迨盡得其祕藏。則潔身而歸。

以舉世夢想所不及之風土記餉予國人。俾世人知先君之理想。初非逞臆之談。予笑曰。歸耶。此事談何容易。今後言歸。唯有乘汽球。御風而行。渡此洪荒耳。可威曰。馬克老友。予此時實無暇計及此事。唯有藉茲異國。暫作寓公。居攝踐阼。享九五之尊。迨予勸勤。再作歸計。予曰。正恐是時。欲歸不得耳。可威曰。烏。是何言。予苟欲歸者。必有機遇可乘。卽彼高插雲漢之山嶽。或將傾頽。夷爲孔道。予聞此豪語。頗服其膽識。且知可威之爲人。理想甚高。苟有所計畫。志在必成。雖山嶽當前。亦必鑿山通道。不使阻其進步。乃微笑應之曰。君言固當。惟我輩所處之地位。能鞏固否耶。以甫經入國之人。卽襲其尊嚴之君位。儷其美麗之王后。且此美婦人。又復傾心事君。予不免由羨生妒耳。可威曰。此婦傾心於予。恐未必然。特爲一己之安富尊榮計。故利用我耳。予曰。君不亦利用彼之欲安富尊榮以篡取富若貴耶。可威大笑曰。予亦爲生命計耳。以飢渴困乏之餘生。固不當取此以自慰耶。予復

曰。后之傾心於君。誠否不必論。惟今固不得不黨君。所可慮者。佛羅將爲君大敵耳。可威曰。然在理固應爾也。予曰。君觀彼大祭師之爲人何如。可威曰。機械變詐。最難與處。惟渠已宣言於大神之前。一時恐不能反汗。致罹欺誑國民之罪。予曰。是國之重要人物。予等已面其三。所未見者。尙有所謂月神遺裔耳。君今以誑語。憑空據其垂得之寶位。似太忍心。不知其爲人何若。此事苟爲彼所知。必怨君深入骨髓。可威曰。君謂耐德倭凱脫公主耶。是名爲予等在栗邸先君講述古史時所習聞。今此人必其苗裔。否則與之同名。予今奪其王位。蜂蠆有毒。婦怨無終。起而力爭。乃意中事。然此亦可無慮。蓋予此舉實遊戲三昧。隨在作夢幻空花觀。其人才則讓之。不才則取之。初無執住之心。予雖居顯榮。實未改常度。此時之心思。仍無異在火鑪之側。鑽研希臘僧侶遺書之時。惟昔日爲理想上之推測。今則爲事實上之考察耳。予曰。君入之未深。故言之亦淺。恐他日牽罣孔多。沾泥帶絮。墮

入魔障耳。可威默然不答。斯時舟行距日神寺已遠。河面遼闊。人民皆鵠立兩岸。華服鮮衣。觀予等舟過。蓋天使驟降之消息。傳佈國中。實較舟行爲速。無問智愚貧富。皆欲爭先快睹日儲之聖容。舟過一島。島爲市場。花果山積。購物之人。熙攘往來。見予等舟。咸棄所事。集水濱而觀。一少女取含羞花一束。以全力遙擲予舟。適墜可威肩際。二人身上。遍灑馥郁芬芳之金粉。兩岸之人。拍手歡呼。爭效其所爲。於是芙蕖耐冬。杜若。月下香。橙。橘花球。亂落如雨。全船在花雨繽紛之中。俄而舟過市場。予曰。是非夢境。君殆不難駕馭此芸芸之衆。彼等實以神明視君矣。可威曰。民之見愛。至復可喜。惟欲駕馭之。尙無把握耳。予曰。然。如予等所遇之罪人。其刑戮實至慘酷。可威曰。予入手之初。當先施以文教。行之以漸。俾數千年古國。能日進於文明。予曰。國人信仰宗教之心頗富。特未識其精意如何。此事似首宜改革。可威曰。老友誤矣。予等非以傳道而來。彼教縱不純正。予亦不欲毀之。予意

蓋欲以歐洲高尚之道德範圍之。優美之智識灌輸之。如此敦樸之人民。鎔以嶄新之學識。則此華美之國土。距歐洲既遠。縱使大地盡起龍蛇。而此地之安寧。可以永保。既而舟近王宮。宮踞島之中央。四面環湖。繞以花木。萬花叢中。雜以金碧琉璃之宮殿。令人照眼生縵。宮門外有馳道直達水步。爲雲母石所築。平滑如鏡。馳道兩旁。觸目皆奇花瑤草。珍禽靈獸。水步之上。宮女皆靚裝炫服。以迓龍舟。后舟先至。歌聲驟發。衆人皆侍后登岸。予舟續停后舟之右。后方亭亭立水步之上。俟予等同行。可威與予遂相繼一躍而登。既登陸。后乃至可威之前。以敏妙之詞。致歡迎之意。復謂予曰。君亦當伴汝主入宮。予聞言頗窘。予與可威。今乃以友朋之誼。易爲君臣之分。又不能操純熟之埃及語相酬答。祇可默然報以鞠躬。后詢可威曰。君之介。毋乃瘖乎。何始終未聞其發語也。可威以目視予笑而對曰。予佐雖寡言。然言如珠璣。爲神所授。其智慧實可寶貴。且能以醫藥拯人於危急之秋。

后聞言似頗愜意。向予嫣然。瓠犀微露。其婉麗之容。深印予腦蒂。至今握管時。每一回憶之。欲求其彷彿。雖巧匠莫能形容也。於是遂相將入宮。歷階陛無數。其宮殿之壯麗。令人目炫心迷。既而達其寢宮之門外。遂辭予等而入。命守門之侍臣。導予等入別宮。卽以別宮之僕御隸可威。且令侍臣傳旨善事予等。侍臣領命。卽前行導予等入別宮。是人持金杖束金帶。狀貌魁梧。又歷宮殿數處。每遇門閤。守門者輒伏地致敬。既而達予等所居之宮。是國多產雲母石。而國人又擅建築之長。故是宮亦全爲雲母石所築。花紋精細。以歐人今日之技術較之。尙瞠乎其後。宮之前軒。爲會客晏居讀書之室。其後爲浴室膳室臥室更衣之室。既登前殿。侍臣肅予等就榻坐。奉僕御來榻前參謁。既竟。乃宣后旨詔諸人。衆皆唯諾。是人遂行。宮人復長跽請使命。可威命先就浴。而後進食。宮人乃導予等入浴室。浴池爲大雲母石彫鑿而成。注以溫泉。和以花露。香霧蒸騰。予見之幾欲一躍入池。宮人

知旨。卽退出室外。予與可威遂解衣磅礴。遊泳其中。數十日沙漠炎荒。垢膩沙塵。膠身如漆。至此始返我潔淨之身。肌理通暢。快不可言。惟枵腹雷鳴。精神恍惚。體億不能支。予謂可威曰。若再數小時不進食者。誠飢欲死矣。可威曰。於予何獨不然。特未識此國之人。其烹調之品。能適口充腸否耳。浴罷匆匆出室。可威頻催設食。侍臣復以鮮衣進。爲我等易服。謹敬將事。遲之又久。時膳室蒸肉之香。已透鼻觀而來。予急揮去侍臣。奔赴膳室。已肴核雜陳。杯盤羅列。食品豐腴。遠軼歐俗。大致爲牛羹鹿脯兔臠猪排雞丁肉醢魚鱖。最後殿以燻鵝。亦肥嫩可口。雖非龍肝鳳髓。熊掌駝峯。亦已水陸雜進。珍羞並列。以飢餓垂死之人。享此盛饌。盡情攫食。有如老饕。斯時侍膳者。皆少女。左右奔走。容皆靚麗。手持綠玉之卮。盛以葡萄之釀。甘香清冽。殷殷勸進。盡爵無算。風塵勞苦之餘。此時如登仙國。食罷撤饌。不覺玉山之已頹。乃由宮女扶入臥室。羅衾香軟。魂夢又作華胥游矣。

第八章 耐德倭凱脫公主之使

翌日晨起。疲茶之精神已稍甦。國中貴冑重臣爲可威設朝視事。侵晨卽來迎駕。以烏蘇理絲神寺爲朝會之地。就神前設寶座。一路所經。惟見開會歡祝。萬姓歡呼。旣至寺中。可威升座。先延見貴族大臣。以次及僧侶官吏。其餘國民。不得親謁者。則集寺外瞻仰顏色。富商大賈則於所經之地。遍鋪地毯。冀可威踐之。謂敬神使者必得福佑。展覲旣竟。朝臣卽命使臣馳告全國。無間荒陬僻壤。可威復命傳諭繁盛之城鎮。將依次巡視其地。是日之會。予以閑散之人。不習朝儀。復衣寬博之衣。身體時覺不適。可威則端拱受諸人朝賀。精神煥發。樂而忘倦。時於莊嚴中露喜悅之色。佛羅託病未來與會。瑪鐵后則盡日侍可威側。未離寸步。時微語可威以要人姓氏及其官階職守。午後退朝。乃設筵遍宴臣僚。佛羅亦至。仍攜其二小猴。臣下伏地致敬。彼乃漠不爲禮。一若除弄猴以外。皆無預彼事。然其人實精

警。非荒淫愚闇者可比。疾病使然耶。抑灰心政事也。予時以醫生之目光。推測其病情。似已略有端倪。覺其病雖危。尙可救藥。不解國中御醫。何以聽其王病入膏盲。而不能減其苦楚。必其術拙也。盛筵既張。可威首座。后及貴人數人侍席。予席則佛羅首座。予及一肥碩之老人。又侍臣數人陪之。是國之俗。凡遇宴會。一切平等。故其餘諸人皆隨意雜坐。無分階級。老人有女爲宮嬪。適隨后來。卽旁坐侍老人。老人神色倨傲。想其秩匪卑。竟體薰異香。爲衆所無。頗不解其故。後詢之人。知爲法官之長。香。所以誌聰明正直也。酒餚旣陳。笑語雜作。惟予席則佛羅旣無言。老人又慢而寡言。予雖欲言而操是國語不純熟。乃相對默然。悒悒無歡。悵遠不如昨宵狂啖之快意。重以寬博之衣。進食時益形不便。數盞以後。予忽欲拭口。依習慣探手褲袋索巾。摸索胯外之衣。不得袋。失聲呼但姆。但姆者。英人罵人之詞也。以素不發語之人。忽而出聲。已惹人注意。而所語又匪人能解。更動人疑訝。萬

目睽睽。皆轉其視綫。注射予身。予言既出。駟不及舌。恐露破綻而已。晚矣。局促幾無地自容。全室笑語之聲頓絕。佛羅更凝視予不稍瞬。可威機警見狀。卽起立詔諸人曰。諸人不解顧問之語乎。此蓋烏蘇理絲之神訓。於飲食徵逐之時。恐人流於褻慢。乃發是語以警覺之。衆聞言。皆肅靜無譁。絕不致疑。惟予則幾欲失聲笑。笑可威之狡猾。以詈人之語爲神訓。神苟有知。瀆神甚矣。可威言時。全室謹聽。似羨予之能操神言。惟距予等稍遠之室隅。有喁喁私議者。不知其所語云何。而佛羅則已可決其必不信可威之謊言。眼光一瞥。繼以微哂。似表示予已知汝意者。惟彼雖不信可威之言。亦無由直斥其謊。且對於民方歸附信仰之日儲。斯時決無反抗之能力也。自是而後。予遂深自檢點。苟非予二人退閒私室。決不以英語相酬答。暮靄蒼涼。盛筵始罷。酒闌人散。佛羅已先歸。后及予等亦回王宮。后復邀予等游其後園。蕭散花木之間。領略靜中滋味。予斯時似釋重負。后攜可威手。行

行漸入花叢。語可威曰。予有萬千語言。與君商略。今晚尙須開法庭。訊錄罪人。此爲國家政刑重典。稍頃必來請駕。然君今日朝會之後。繼以筵宴。精力已疲。君可託詞不赴也。可威曰。是必不可。予甫臨國土。初執大權。當勤於政事。庶不辜衆望。使臣若來。予必赴之。后曰。然則爲時尙早。予等尙可作深譚。開庭須在夜深。正明月中天時也。時陽烏已匿。皓魄初升。照后顏色。光潤如玉。倚可威肩膩語曰。君能矢誓於烏蘇理絲大神之前。發玄妙之言。誠心告我。我之客顏。果美麗否耶。可威曰。美甚。后曰。他日予二人同赴丹涅斯。同立於意雪絲神座之前。香霧籠罩。予二人。大祭師舉手予二人首際。爲予等祝福。不知予又將若何豔麗也。可威曰。恐不能更勝於今日原有之姿色。言時若不經意。后已覺之。淒然曰。吾愛。答吾之言。胡太冷淡。吾方盡吾熱忱待君。蓋以坎德國運。悉集君身。佛羅病後。不理朝政。國中政敵。羣起覬覦。戡亂定命。責在君也。可威曰。后乎。一國之主。不宜有政敵。治國之

道無他。公正慈祥而已。公正足以間政敵之口。慈祥足以服政敵之心。后微答曰。唯妬予者甚多。佛羅近戚。大有人在。苟一舉手。則予子搖搖欲墜之冕。必爲所得。可威曰。后勿慮。予在佛羅之側。必竭力保其王冕。后曰。予亦知之。君誠有偉力。足以保衛。然予更望有人能爲佛羅日夕祈禱於神。俾能保其生命。蓋生命較王冕重也。唯任此事者。必以佛羅之近戚爲之。可威微笑曰。佛羅之戚。莫如后近。后豈欲自任之耶。后曰。非也。予爲王母。最親愛者。宜莫如予。然予更有較祈禱重大之責任在。不能虛擲予之光陰。此事唯有倚賴他人。蓋祈禱之事。必以女尼爲之。女尼雙目既瞽。清靜專一。心無他驚。精誠可上達於天。可威曰。然則日神寺瞽尼多矣。后何不擇其道德高尚者。畀以是役。后曰。不可。若輩皆來自民間。瞽其雙目。捨身入寺。冀媚神以祈後福。若使此輩爲之。則爲國之心不專。必不能感格上蒼。予意欲選王族近親之女。專心爲此。可威曰。然則凡爲女尼者。不皆生而瞽耶。后曰。

然曰。然則欲其人爲尼。必先戕賊其天賦之性能。其事不太酷烈耶。天潢貴冑。誰則甘爲此者。后曰。斯事有時亦可出以強迫。若以大神座前。近無王族虔誠祈禱。故宗支不蕃衍爲詞。則彼女雖爲強宗。又爲衆所屬望。亦無能抗命。可威曰。然則其人爲誰。后曰。予姊氏之女。耐德倭凱脫公主也。予簪之已譜。凡王族而欲任爲日神寺女尼者。其資望誠無出其右。可威曰。后旣欲之。不可自命之耶。后曰。不可。女尼之職位甚崇。國中女子。每以能隨尼至神龕前膜拜爲榮。以其日夕親神。而爲給事天神左右之人。予雖爲后。未能超凡入聖。猶是人世血肉之軀。心雖欲之。不能強也。今君爲日儲。可以日神之命詔之。苟有所言。無勿從者。且是女才思清華。顏色姣好。凡受其晉接者。莫不心神屏營。爲其蠱惑。君苟能使其遯跡塵世。皈心聖宗。享清閑之福。他日心地光明。得參正果。歸功所自。感君之惠。必篆五中。言已。復作膩語。乞可威允諾。予諦聽至此。始悉其用意之所在。知后之性質。雖與今

日歐洲之女子。橫絕大海。遠隔洪荒。而其妬忌媚嫉之心。則仍息息相通。一若與有生以俱來。星眸閃爍。緞頰嬌羞。如汪洋千頃之波。使人沈浸而不覺。不知陽作愛憐。陰肆殘刻。譬之狸奴見鼠子。隱銳爪於柔毛之中。正欲乘機搏攫。后之所以出此者。既妬主之顏色。又惡彼之得民。更恐可威一見。初心或渝。思患預防。不若於未見之先。絕其根株。其用心深矣。斯時可威尙未省其旨。視后莞爾而笑。曰。然則命其披剃而不盲其目可耶。后曰。成例具在。是惡可違。可威曰。予爲神使。神實好生。予不能以挽救一人之運命故。賊害他人之幸福。后微有愠意。曰。然則君不能垂憐佛羅之病。允予請矣。可威曰。然。凡事不近人情者。非特予所不爲。卽神亦不許。后忽以玉臂挽可威之頸。曰。然則君不我愛耶。可威曰。否。予不已於神座前宣言耶。后曰。如是。君必允予一事。可威曰。苟爲神所許。而予力之所能行。當無不允。后曰。予欲祈君常處宮中。伴予寂寞。晨夕不離。無論何事。勿出曼尼佛城一步。

是間風景絕佳。足供游賞之資。待至丹涅斯結婚時。始同出巡視。君能允予否耶。可威曰。若是。則殆欲予爲后愛情之奴隸。以予爲神使。初秉國鈞。爲民上者。以國爲重。此身必不能爲愛情所束縛。今使臣旣出。遐邇週知。予寧違后意。不失信於民。后嗚咽曰。君不愛我矣。凡我所請。俱不見允。愛我者固如是耶。今而知予之希望。皆成夢想。予初遇君。卽如磁之引鐵。以爲良緣天締。必能永結同心。不復有一小時之暫別。致我鬱鬱無歡。不期予意殷殷。君情渺渺。竟忍舍我而浪游全國。不將使我心粉碎耶。愛我如君。尙且如此。舉世之人。誰復憐我。言已。舉翠袖掩其粉面。斜倚花枝。嚶嚶啜泣。予斯時雖明知后又易其手段。以籠絡可威。然見狀亦不能不生其憐惜。可威本情種。焉能無動於中。急前掖后而謂之曰。吾愛勿悲。苟有所言。儘可熟商。奚爲出此。可威屢呼。后不應而泣愈悲。可威乃撲后於胸。就耳畔私語曰。蒙后垂愛。感何可言。茲事體大。故不敢率爾從命。後此當罔勿如后旨。此

時幸勿泣。致我傷懷。后聞言。乃轉其秋波。淚珠瑩瑩。凝視可威。默然良久。淺絳之梨渦。幾與可威之唇相觸。既而曰。君如真愛我。必有所徵信。凡人誠於中。必形諸外。奈何隱匿其情。絕不表示於我。乃微迴其粉頰。櫻唇適對可威。似待其一吻。卽可爲愛情之表示者。斯時月色溶溶。花陰寂寂。予立處較遠。不知可威聞此穠摯之情話。若何對付。吾恐此時此景。卽有奇男子。亦情不自禁也。既而忽聞銀笳數聲。后卽倉皇作怨懟之聲曰。法庭開何早。此時卽來迎駕耶。俄而有侍臣引一人。立於闈門之次。侍臣入白可威。謂耐德倭凱脫公主使人求見。后聞言。雙蛾緊蹙。面容立呈灰白色。謂侍臣曰。汝可傳語使臣。日儲終日勞瘁。此時須暫將息。苟主有命。汝可爲之代達。令其歸報命可也。侍臣曰。渠言有要件。必面呈日儲。言已。目視可威待命。可威卽曰。然則可傳之入。侍臣卽領命引使者至。先向后叩首。后盛氣謂之曰。汝賚何項使命而來。胡以深夜強欲入宮求見。幸日儲仁慈。不加深罪。

須知此間豈容汝任意出入者。使臣叩首曰：微臣知罪。幸乞原宥。抑主有命。命微臣以歡迎之書。呈諸萬宰呵護之日。儲曰：今日必達。致觸犯天威。微臣敢自請於司敗。言已。復向可威叩首曰：曼茫流王族。耐德倭凱脫公主。使下臣謹敬賫歡迎之書。恭呈睿鑒。乃出書呈可威。書爲蠟布所製。光潔絕倫。可威展視。字係漆書。此時已有侍臣秉燭於旁。乃照而讀之。書曰：

耐德倭凱脫公主下婢游珊蕾謹使使臣奉書於萬宰呵護之日。儲足下。蓋聞帝德遐昌。天慈汪濊。鑒觀有赫。感格時通。念國步之艱難。憫民生之憔悴。欲回劫運。爰降明神。拯我寡君。攝行大政。婢子傾心瞻日。拜手下風。來后其蘇。望君如歲。聞執事將次出巡。敢請首蒞敵邑。謹擇於兩日之後。月明之夜。陽烏西墜。皓魄東升。玉軫奔雷。金枝浥露。當率臣庶。齋宿焚香。恭迎法駕。苟蒙鼎諾。無任欽遲。

可威讀竟。太息曰。公主年少。擅此才華。真可人也。乃謂使臣曰。予允主請。當於二日之後。黃昏月上時。率予顧問。晉謁汝主。使臣領命。稽首而退。時后聞言。蘊怒莫宣。雙眸幾如火燄。恨不能卽可威手中。奪耐德倭凱脫公主之書。手裂之。嚙視使臣之出。可威知逢后怒。方思有以慰解之。而銀笳聲又起。迎可威赴法庭。庭使來矣。可威乃懇切告后。謂須赴法庭。后如不同往者。當暫作小別。后不顧。掉首徑行。分花拂柳而去。

第九章 曼尼佛之法庭

后既去。予等乃出宮。乘月登舟。容與中流。縱談園中事。可威曰。此婦絕狡獪。竟欲利用我去。其敵黨。予曰。后胡爲深憾其女姪。可威曰。嫉妬耳。嫉妬之人。每懷深心。彼初欲我命公主爲尼。則情敵旣摧。斯無煩顧慮。而不入其彀中。繼又籠絡我。使不與相離。則縱有美人。亦無由與之樹敵。其心思周密深邃。善於防閑。匪人所

及。而我皆不之允。其怨也宜哉。予曰。彼以嫉妬故。不恤斲殘人之官體。其心無乃太忍。可威曰。是亦人情之常。彼欲保其祿位。固其愛寵。而不惜犧牲他人之生命者。比比皆是。是婦較之。忠厚多矣。予曰。彼云愛君。其情真耶。可威曰。真。凡無愛情。必無嫉妬。世固有僞爲嫉妬。以假飾其愛情者。今后之嫉妬非假。故可決其情必真。惟不免挾有權位之思。恐異日潛移默化耳。予曰。君論甚高。然以一國母后之權藉。乃出全力與一少女相爭。則公主之爲人。當亦不弱。可威曰。然哉。予雖未與覲面。可決其有絕世之姿。其才華則於頃間書中。已露其鱗爪。且我甫入國。而彼卽遣使來與我交懽。其用心正與后針鋒相對。以女郎而有此才略。豈尋常人所能及。故我得書後。卽渴欲一晤其人。予曰。公主旣若是可愛。他日君見之。得勿爲其顛倒否。可威曰。是必不能。予與后有言矣。英人重然諾。縱卽傾心。不改初志。予意不如爲君娶之。左提右挈。全權在握。他日坎德王位。不屬我。卽屬君。君爲何如。

予笑曰。君向者之言爲何。竟欲娶妻生子。終老是鄉耶。可威曰。此不過作快心之論耳。後來事皆未可知也。談論既終。舟已泊法庭門首。全院皆爲黑色花岡石所築。入門爲廣庭。法庭之式。作彎環半月形。座人已滿。予等歷階而升。衆人皆起立致敬。中央一高座。佛羅在焉。佛羅左偏一座。則大祭師鄔泰珊已高據其上。右偏之座尙虛。則備可威坐。而予座又在可威之旁。佛羅座前。則長老三人並坐。中坐者卽大會時同席肥碩之老人。其餘環坐者皆爲法官。而此三人者爲之長。予等就坐後。卽見有載冒執盾之士。擁立兩階。鄔泰珊起立。舉手向天。喃喃祈禱。繼官神號。全體法官皆起應之。呼神矢誓。其言謂誓以正直慈祥代神執法。如有冤濫。明神殛之。誓竟。卽有隸役多人入。人捧一盤。盤貯芙蕖一朵。獻之法官。法官就盤取芙蕖。親之以額。復執花當胸端拱坐。此時景象。頗整齊肅穆。予等見之。詫爲奇觀。用是知就一國裁判時之狀況。可以徵驗其國民風尚之所在。今坎德法官折

獄時手執芙蕖。則其國之崇尚美術可知。既而皓月當空。全庭肅然。卽有吏人舉銀笏向空吹之。復引吭長呼哈山圖。卽有人應曰。彼在此。予知所謂哈山圖者。卽今日曼尼佛法庭訊鞫之第一人也。斯時有人一羣應聲入。默然緩步至法庭。男婦老少都有。中有四人。昇哈山圖陳於法庭階下。受佛羅裁判。而此罪人乃非生人。爲赫然一死尸。裹以白布。予初謂此必命案。故負尸來驗。後乃知犯罪者此尸。衆人所訴者此尸。受裁判者亦此尸也。衆人既進。擁尸植立。月映其面。陰森似有鬼氣。法官乃開庭受理。卽有男子一人出庭訴死尸罪狀。曰。彼有居宅三所。牛羊數百頭。田連阡陌。五穀豐登。宅傍小河。且產金砂。予爲其母姨之子。乞貸於彼。予子病而向之乞牛乳。彼皆靳而不與。大背上帝仁慈之旨。且吾國俗。不許國民有外宅。而其外婦宣卡姆竟體御珠寶。飾綺羅。是人心術不端。爲富不仁。蓄女奴爲外婦。罪均在不赦。是人訴竟。一婦人繼述哈山圖之爲人。謂曾屢屢諫阻。勸其不

近外婦。乃彼怙惡不悛。且將予驅逐。犯淫行而薄親戚。其罪誠不可道。此人乃哈山圖之姊也。繼之者又有數人。最後一人則謂屍既犯罪。不宜保存。宜即燬之。勿使爲彼靈魂棲息之旅舍。否則恐爲厲以禍人。言畢。袒哈山圖之戚屬起而辯護。大都謂彼生平實受哈山圖之賜。哈山圖初非吝嗇之人。訴彼者皆自有敗行。故不容於哈山圖耳。最後之陳述者。卽爲家奴宜卡姆。亭亭而前。竟體裹一黑巾。舉手於佛羅之前。以月神立誓。謂彼實爲哈山圖之奴。初無他事。而予於月光中視之。見其臂上金環。手中約指。皆嵌鑽石無數。如螢火之明滅也。於是哈山圖之戚友。爭謂哈山圖之屍當如禮保存。以備其靈魂之來歸。兩造辯論既竟。則皆退立。靜待法庭之判斷。庭中寂然者久之。予默念是國法律。誠足奇異。所爭執者。乃道德之範圍。而非法律之問題。所裁制者。非生人之軀壳。乃死者之靈魂。其法律與宗教道德。混合不分。可見國民之質樸。使予爲法官者。頗不易判決此事之曲直。

乃靜觀其究竟。而其判決之法。則更奇妙不可思議。唯見法官之長起立。先述兩造相爭之點。繼問各法官對於此案。本諸良心。應如何判斷。於是各法官應聲起立。大都舉芙蕖過額際。以芙蕖下垂觸地者。祇有數人。長老檢查既竟。高呼赦罪。宣卡姆聞言。感極至於零涕。鄔泰珊乃起立宣讀判詞。大致謂原告證據不足。不能定死者爲有罪。茲承神聖佛羅及法官之意。宣告哈山圖無罪。准其靈魂安居天國。讀竟。乃以證書命吏呈佛羅簽印。次及可威。可威乃於己名下畫一巨押。然後大祭師亦鈐印於尾。以證書交長老。由長老授諸死尸戚友。於是諸人乃昇尸去。此獄既結。復鳴銀筓。應聲入者。又爲死屍。訴辯既竟。法官以其生前暴戾橫恣。無所不爲。罪過重大。當令其靈魂永淪黑獄。至於消滅。判決之後。其戚友撫尸大慟。至足慘傷。此外又有兩案。與此大略相同。以生人訴死者。誠可謂聞所未聞。昔譚公會以埃及古時折獄事佐譚論。予幼時又曾見圖繪埃及折獄之狀。與今日

正復相似。初謂此不過理想耳。不圖於今日乃親見之。天下事真無奇不有。惟以月夜對死屍。景象至慘厲。至今思之。猶肌膚生粟也。

第十章 甘詩塔之獄

判決死屍既竟。乃及生人。被訴者爲婦人。名甘詩塔。其所犯罪乃至奇特。由二吏牽挽入庭。縛臂於背。項際綰以巨索。既入。舉其悲憤之目光四矚。散髮披肩。左頰有傷痕絕巨。長老詢其姓氏及犯罪之由。默然不答。舉止若風狂。吏人舉拳奮擊其背。痛極始下跪。長老復問其爲何人。婦人曰。予耶。予爲耐德倭凱脫公主家奴名甘詩塔者是也。長老曰。汝犯何罪來此。甘詩塔曰。予所犯者爲殺人之罪。予恨主刺骨。是以殺予子以洩憤。且欲刺主以絕患。長老曰。慎爾語言。否則受罰將加一等。甘詩塔嚙笑曰。長老乎。是焉能者。長老不知予昨日心中所受之痛苦。已較身受者爲烈。予欲斃人面。予面轉爲人勢。既殺予子。又受重傷。予今雖生。不如速

死。死將爲厲。以逞吾志。長老叱曰。勿聲。汝今所言。已自認罪狀。靜候懲罰可也。甘詩塔曰。予旣殺人。固應受罰。縱粉骨碎身。予所不辭。特帝神之力。縱偉。能懲予身。不能懲予心。使不恨人。予子因彼女而死。予又因予子而死。因彼女一人故。致予母子死於非命。予雖死。予必有以報之矣。長老見其嗷嗷不休。則命吏以巨巾縛其口。遂默然長跪庭中。乃進原告而問之。原告爲一中年之男子。其詞曰。甘詩塔爲寡婦。曼茫流王族耐德倭凱脫主之家奴也。有一子。美秀而文。生長宮庭。主命習工藝。以擅美術。鳴於時。主愛而敬之。出入禁籟。不加禁制。昨日之晚。主命其製器。長跪主前。以嘉辭獎借之。甘詩塔疑有他意。遂突出其後。手刃之。血濺主衣。主驚悸幾暈。予爲侍臣。代主爲原告。願法庭治甘詩塔以應得之罪。投諸大荒。以飽豺虎。訴竟。全庭寂然。佛羅本不注意獄訟之事。今聞言。忽黃臘之病容。轉作死灰之色。可威則聞投諸大荒之一言。回憶當日所遇之人。其慘酷實大違人道。握拳

透爪擬卽出而阻止。適長老又命人去甘詩塔口上所縛巾。令其自行辯護。可威乃隱忍不發。待甘詩塔之自陳。執意甘詩塔之縛旣釋。反默然無言。長老問曰。原告之言。諒已聞之。汝亦有辭否耶。甘詩塔乃遍矚座上之人而呼曰。聖佛羅乎。日儲乎。大祭師以及諸法官在上。其靜聽予最後之一言。此言。特補原告所未及。以見予雖殺吾子。實不得已而爲之。靈魂未嘗犯罪。予子雖爲奴隸。容貌瑰瑋。能見悅於婦人。而耐德倭凱脫主。又適爲人人所喜悅之人。容顏曼妙。瓠犀微露。卽能攝人之靈魂。至於夢想顛倒。故凡受其笑顏者。卽無能倖免。昔者大建築家安曼海氏。以承其笑顏故。曾不恤其身命。宣僞誓而黷神明。神人震怒。遂放窮荒。槁餓而死。今予子山諾砦。又長跪其前。承其笑語。受其蠱惑。必將作僞如安曼海。以一己之靈魂知識。悉予此女。致喪失其生命。予其母也。茫茫宇宙間。惟有此子。寧見其死於予手。不忍見其受人蠱惑。致被罪放逐。死後靈魂。不能上登天國。因手刃

之。山諾砦旣死。彼女復跪其側。哀痛逾恆。以其熱淚遍灑死屍。予思世間惟尤物足以移人。此女雖顏如桃李。實毒若蝮虺。一入彼牢籠。卽墮其德性。安曼海山諾砦死矣。以後之步其後塵者。更不知凡幾。莫若毀其容顏。使彼雖巧笑。不能惑人。於是遂抽刺子之血刃。直刺其面。不意彼未受刃。而予臂爲范拏圖所格。予反受傷。左頰創痕。固予所渴欲施諸彼女者也。今予於斯世。已無所希望。所望者。速定予罪。俾我速死。投身荒谷。得與此女隔絕塵寰。否則卽埋予身於金字塔中。亦必逸出而圖報復。手刃是女。言已。暈仆於地。法官手中之芙蕖皆下垂。長老高呼有罪。鄔泰珊起立宣讀判詞。曰。甘詩塔旣殺其子。又欲刺耐德倭凱脫主。其事皆已自承。絕無冤抑。夫以母殺子。不慈。以奴刺主。不忠。不慈不忠。罪在不赦。國有常刑。今神聖佛羅。不欲以此犯罪之姓氏及其思想行爲。污我國土。命以甘詩塔放諸大荒。投畀豺虎。俾其軀壳與其靈魂。沈淪於流沙旱海之中。歷劫不復。永離天國。

甘詩塔聞之。劃然長笑。鄔秦珊乃以判決之書呈佛羅簽字。可威忽起立。神彩奕奕。以手按鄔秦珊之手曰。且緩。汝所定罪之婦人。罪固莫道。然其將來所受之苦楚。汝雖蹟學。亦無從知之。試思凡人飢渴。至於宛轉垂死時。其所感之痛苦爲何如。佛羅聞言。愕然微聳其肩。鄔秦珊神色自若。縮手交叉胸際曰。老僧旣貢身入日神寺。大神命居此職。當服從其法律。言已。注視可威曰。服從其精神。勿拘泥其文字。日神肇建是邦。明詔有曰。立身須正直。行事務慈祥。汝今所爲。正直耶。慈祥耶。鄔秦珊曰。其詔語中尙憶有人勿尙意氣。爭鬪復仇。使人流血。否則流人血者。其血亦當爲人流之語也。可威曰。然誠有之。甘詩塔流人血。非出於本心。欲救其子之靈魂。遂陷於罪戾。今乃使其槁死荒野。情罪不相當。爰書宜改定。鄔秦珊正色曰。日儲乎。君奉明詔。來蒞斯土。豈將變其成法耶。可威曰。予固奉大神之命。及坎德法律者也。乃謂佛羅曰。願陛下體上帝之仁慈。憫生人之苦楚。拯此狂

婦。斯時可威之言。收效甚偉。法官下垂之芙蕖。已一一上舉。鄔泰珊張臂謂衆人曰。君等至此。所以定是婦之有罪否耳。何以一聞人言。漫無主宰。遂使正當之裁判。失其效力。他日奚用此法庭爲。須知耐德倭凱脫主者。月神之遺裔。具神聖不可侵犯。與佛羅同。其顏色美麗。爲全國冠。其才思俊逸。爲全國冠。凡此種種。皆天神所賦畀。故其身卽一毛髮。一汗孔之微。亦當爲吾人所尊重所寶愛。苟有人思傷犯之者。吾人當出全力保衛之。今此婦敢於犯上作亂。投畀豺虎。尙覺罰不蔽辜。爰書如何可改。又謂可威曰。萬幸呵護之日儲乎。君初自大神座前來。尙未親主之聲音笑貌。故遇事欺陵。旣奪其垂得之王冠。猶以爲未足。尙欲人毀其天賦之容顏。何不稍留餘地。爲異日相見地耶。鄔泰珊此言。投間抵隙。可威實無詞以對。然可威健者。決不得因此示弱於人。佛羅則微露笑容。似顯其欣悅之意。法官之心理。斯時已進退失據。聞鄔泰珊之言。手中之芙蕖。復一一下垂。長老起立。宣

告治甘詩塔以死刑。鄔泰珊復以爰書呈佛羅鈴印。曰。聖佛羅陛下。速鈴印其上。永屏甘詩塔於國門之外。俾人知殺人者固無所逃罪。予見狀。深爲可威危。此印既鈴。爰書立定。卽不啻可威之理。見屈於人。以後國事。將無從置喙。可威果起立。曰。殺人者死。國有常刑。甘詩塔固無所逃罪。但是宜顯權刑戮而死。不應竄身荒谷而死。須知飢渴之死。慘於刀鋸。鄔泰珊曰。人不可流人之血。故人手不可殺人。坎德國法。放囚荒谷。以餉豹犬。用代人誅。行之已久。均之死也。奚分仁暴。乃促佛羅鈴印。可威大怒。就其手中奪書裂之。擲於地上。曰。均之殺人。奚分人獸。予代大神。蒞茲衆庶。今日之事。我爲政。汝不得干預。言時。神威凜凜。有不可犯之色。衆皆驚駭。屏息莫敢誰何。佛羅面色灰死。惟調其小猴。更不知所措。斯時惟鄔泰珊仍岸然不爲動。曰。今日之事。老僧惟知守法。不知其他。乃抗聲高呼曰。速放罪人。至於荒谷。勿許有片刻之延。可威不待其言之畢。亦高聲宣言曰。予以明神爲誓。今

日決不許罪人生離此庭。致稽顯戮。乃一躍離座。降階趨至庭前。俯身向甘詩塔。予自上下望。不知其將何爲。鄔泰珊則警告可威曰。日儲勿近此婦。此婦已罹大辟。大神命老僧定其命運。近之必無幸。可威答曰。此婦之命運。已出汝權力之外。比已至大神座前。聽慈祥之裁判矣。言已。忽見甘詩塔傾仆於地。吏人急扶掖之。已面露死容。目視可威。似表其感謝之忱。於月光中審視。見其胸襟有血漬痕。漸暈漸大。移時遂殞。鄔泰珊厲聲曰。日神明詔。流人之血者。其血亦爲人流。今使甘詩塔流血者誰也。可威挺身答曰。予也。擲刃於地。寒光四迸。鄔泰珊曰。日儲胡爲破壞國法。殺此婦人。可威曰。予奉大神之命。下降塵寰。蒞茲坎德。筭其政教。務以慈祥正直。福佑黎民。今甘詩塔手刃其子。情非得已。非罪大惡極者可比。胡忍以血肉之軀。填豺虎之慾壑。故使其速死。俾勿遭慘酷。凡予所爲。一本天神仁愛之心。不雜一毫私意。汝若有違言於口。或腹誹於心。卽爲離聖畔道。不敬事神。予必

殛之。可威此言如劍出鞘。箭離弦。與鄔秦珊宣戰。予急趨下。備助可威。與之同命。執意全庭聞言。除佛羅外。皆屏息聳肩。恐犯神威。鄔秦珊亦無敢發難。衆人皆伏地致敬。喃喃誦神號。可威與予意氣揚揚。如奏凱歌。徐步而出。衆人亦相繼魚貫行。今日之役。可威果戰勝鄔秦珊矣。

第十一章 坎德之冕

予等回宮。夜已過午。摺退侍從。身心始稍得安閒。可威性本剛毅。今夕以人道問題。與鄔秦珊口辯力爭。復手刃罪人。腦筋激刺過甚。精神疲乏。歸時幾不能自持。從人既去。予緊執可威之手。曰。足下所爲。實使予欽佩莫名。可威曰。今夕之事。幸占優勝。然鄔秦珊奸狡性成。其心未服。以後風雲正不知如何詭譎。當慎爲之防。惟予今甚憊。君其爲我治之。明日尙有大會。須整頓全神也。予曰。諾。卽爲之診治。知無大病。惟精力疲耳。急合安眠益神之藥。進。蓋予雖經無數困難。輕便之小藥。

箱固未頃刻離身也。可威飲已。卽就榻安眠。予亦解衣就寢。明日晨起。可威精神已稍回復。朝餐後。卽有輿從迎可威赴會。以日神寺爲會所。所議皆國之大政。故執政之人均與會。后及大祭師已先蒞止。予等至時。大祭師如已忘晚間事。以禮相迎。其對於可威之心理。殊無從揣測。惟談笑中。目睛時露奸惡之光。可決其外貌縱極歡洽。其心實欲乘隙而動也。是日會議。大都關於財政之出納。皆由鄔泰珊與諸臣工商權。蓋鄔泰珊實以大祭師兼居首揆。惟王室之事。及官吏黜陟。則開內閣會議以決之。鄔泰珊懲於昨夕之事。不欲以大政授可威。可不言而喻。故諸事皆獨斷獨行。絕不與可威商議。可威亦不欲鋒銳太露。舉止謹慎。不輕發言。佛羅既未預會。后爲國母。亦端拱受成而已。會散之後。后引可威及予。至各寺院。及官署受賀。多以手工所製之物進呈爲可威壽。以表其推戴之忱。其他商民貢物亦夥。皆精美絕倫。設以諸物攜歸。陳諸吾英博物院中。受全世界人之評隲。吾

知其必不以野蠻視此國之人。是夕。后宴予等於宮中。設長椅。敷黑錦褥。后與可威並坐其上。予則坐后之右。餐品水陸並陳。皆鮮肥豐腆。侍女手執駝毛之扇。圍列座後如屏障。廣廳僅懸一琉璃之燈。流蘇四垂。製法絕巧。燃以香油。光照四壁。食具皆精金所鑄。羅列案上。與燈光相輝映。侍女首承綠玉之瓶。往來蹀躞。爲予等斟酒。酒味清冽芬芳。數醺而後。不覺微醺。從席間外望。庭中花木幽蒨。新月朦朧。歌女列坐階下。琴箏並奏。時作豔歌。靡曼之音。令人心醉。斯時后愛可威之心。已不復隱匿。御玄裳。容益明靚。姚冶。頻以金樽親進可威。可威亦豪飲不辭。昨夕之事。后已聞之。盛贊可威英傑。能摧挫大祭師之權威。喁喁絮語。時吐肺腑。旣而議及婚事。后意欲於明日內閣會議。提議婚禮。諏吉至丹涅斯結婚。卽登王位。親攬萬幾。而可威之意。必欲出巡全國。然後舉行大禮。后曰。自君之來。予已如喪其魂魄。唯君爲能拯予。日夕以冀。祈君之允予請也。今君乃濡遲若此。豈不樂與予

共處耶。可威曰。否。予今初來。民心雖附。情實未親。故予必周游全境。詳諮民隱。異日圖治。庶易爲力。且予已有言矣。固不能以燕婉之私。壞信約而失民心。后曰。然則君必不能垂憐我矣。出巡之舉。累月經年。予懷渺渺。何日遂耶。可威曰。無已。予必先謁耐德倭凱脫主。及其他最巨之藩鎮。然後惟后所命。蓋予之來。實奪其王冕。心殊自慊。必有以慰藉之。后曰。噫。予知之矣。是必鄔秦珊之隱謀。彼固欲以坎德王冕。親授諸耐德倭凱脫者也。可威曰。后誤矣。鄔秦珊固忠於后者。后夷然曰。是貪於財賄。或懼於君爲神使。故暫易其初心。雖然。是二者。焉能敵耐德倭凱脫之綺年玉貌。又工於媚人者之所爲耶。可威曰。然則耐德倭凱脫洵美麗矣。后將嬪予。彼卽爲予之姻親。后能先以其狀況語我耶。予聞言。深咎可威此問之失當。蓋於婦人女子前。自述關心於他女。必無善果。若贊歎他女之貌美。則爲道尤險。果也。后聞言。立變其歡愉之容。憤然作色曰。是烏能者。予第聞人言其美麗。以予

觀之。其髮未嘗與人殊。其膚未嘗與人殊。其官體未嘗與人殊。惟其地位較常人爲高。故人競貢其詔媚之詞。實亦一尋常之少年女子耳。予焉能爲一尋常之少女形容其狀況。斯時忽聞有嚴酷之聲。發自座後。謂后曰。盍告之以耐德倭凱脫姿容甚美。非特人世所僅見。且爲天國之所無。目睛蔚藍。似溶溶月魄。初升於碧海青天。髮似長空落日。色作金黃。玉軀似臨風弱柳。搖曳生姿。聲音和婉。似睨睨之雛鶯。鬢輔承權。足使芙蓉褪色。其容粹然。其神湛然。縱使日儲降自帝庭。神靈呵護。由彼顏如桃李。心若冰霜之耐德倭凱脫。主視之。必不能稍生其憐愛。且將以其晶瑩之足。踐踏至於化作微塵。行見汝以丈夫之躬。爲一女子。矢志憔悴死也。予等回首視之。則見佛羅扶二醫生。立於侍女叢中。宮奴二人。執蠟炬侍立。首戴金冕。滿綴珍寶。燭光映面。色若死灰。憤怒之色。充溢於面。舉其枯腊如鳥爪之手。戟指喃喃詈可威。此爲予入國後。第一次聞佛羅發言。其胸中所積之怨恨。傾

瀉無遺。既忽縱聲狂笑。曰。萬宰呵護之日儲乎。君將逢悲境矣。予實告君。君苟一見耐德倭凱脫主者。必將墜入其情網。重重魔劫。由此而生。然其結果。必爲彼所輕蔑。必爲彼所訕笑。弄君掌握之中。使汝事事失敗。至於無地可容。予母不欲汝之往見。見地絕高。而汝不聽。實鑄大錯。爾縱智慧。此乃大愚。毋乎。大祭師不謂兒再閱一年死耶。其言或可信。然一年之爲期雖短。予猶及見日儲墮其盛名。爲一少年女子驅擲出國門以外。予聞言駭然。不解是國要人。何以多好預言。更不解佛羅何以一聞可威談及耐德倭凱脫主。其盛怒乃若此。佛羅言已。身體戰慄。蹣跚至可威之前。呼曰。稽弟蘭之靈魂乎。汝來。非欲得予冕乎。娶國母乎。踐王位乎。予告君。恐未及如願。君之軀壳。已赴死谷。永不超拔。蓋君來。實足使耐德倭凱脫主破其已成之局。而耐德倭凱脫亦力能沮汝陰謀。使汝事敗垂成。汝乃不悟。猶欲一面其人。吾決汝一見卽入其掌握。不能自脫。予爲汝計。莫若不赴其約。速冠

予冕猶得乘機僭竊。予冠此久。殊以爲苦。而君以爲樂。盍取去。勿猶豫。言已忿忿。舉手脫金冕下。狂呼擲諸可威。冕墜地。聲錚然。上綴金寶。受震散落。佛羅舉動絕疾。侍醫不及扶持。復狂呼力撲可威。可威急躍起。舉手承之。佛羅之首。遂撲可威胸際。可威抱之。如舉嬰兒。以目招予。同出廳事。命醫生及執炬者前導。予迴首視后。見后尙兀坐。色若死灰。似深恨其子之所爲。任予等處理。絕不來問詢。予等乃送佛羅入其寢宮。可威命侍醫退。予遂爲佛羅解衣。其軀已絕無血色。盛怒之餘。筋皆暴起。氣若游絲。昏瞶不省人事。予急臥之榻上。榻絕華美。枕墊皆玫瑰色綢所製。以華腕之色。襯垂死之容。益形其可怖。可威曰。馬克老友。此正君檢察佛羅疾病所在之時矣。予聞言。乃詳加診視。見其膚色黃黯。外皮多小瘡。及含膿之疹。子。目眶有紫色痕。顛顛低陷。以其外狀推測之。可斷其病在腎經。爲尿糖之症。予乃以病狀詳語可威。可威曰。是疾能愈否耶。予曰。尙須診察。若確係此症。則盡予

力之所至。或尙可挽回。惟若使是國之醫士侍疾。實足促佛羅之壽命。可威曰。君苟能拯之。則卽以佛羅視疾之事屬君。予曰。佛羅之疾。欲予等干涉之。恐不甚易。且其病若已入深際。則卽以予視疾。亦僅能緩其時日耳。可威曰。無論其能愈與否。自今以後。佛羅之疾。當由君醫治。前此之醫士。可憑君指揮。予尙猶豫未答。可威曰。馬克。勿再遲疑。予決不能任此可憐之人。宛轉呻吟於予等之前。予命君侍疾。卽爲予治國之始政。是時佛羅似漸蘇。予微語可威。囑其勿言。曰。佛羅將醒。君在此。或足使彼恐懼。不如暫離。可召侍疾之人來。此時暫仍其舊。俟議定後。再謀變更。可威遂去。未幾。二醫入。佛羅已能動作。予亦退出。蓋以初醒之人。宜見素謹。而不宜見生人也。斯時予深爲佛羅悲。蓋身居元首。宜若可以安富尊榮。祇以疾病纏身。遂并其一切之自由而捐棄之。甚矣康健之可貴也。予旣悲其遇。因甚願侍其疾。見可威。卽詢其侍疾之事。已與后商定否。可威曰。否。此事須明日內閣會。

議時議之。鄔泰珊老奸。恐梗予議。若后則無不從予言也。予等乃歸。重經廳事。見后已率侍從歸寢宮。絕不一視其子。可徵其母子感情之淡薄。宵中無事。乃同出。至後園散步。以消積悶。

第十二章 虹影符

予二人既至園中都無睡思。坎德風景。可稱爲全球之冠。是夕。覺益勝於他時。唯如此美麗之國土。有一缺憾。則不種淡巴菰。良宵風月。不能一嘗雪茄香韻。靡覺遺憾無窮。遙望天末。故國雲山。日益遙遠。日來爲惡僧孱王所困。雖身留仙境。而時動鄉思。倫敦繁盛。常涉夢想。即可威亦然。唯以探奇之興尙濃。對於起居。又絕無不適。故絕口不譚歸計。予兒可威如是。因亦排却煩愁。聊且寄情風月。斯時枝頭宿鳥。爲予等足音所驚。拍拍起長空。久久不下。樹上小猿。聞予等至。亦震驚下。願葉間清露。滴滴下墜。沾衣欲濕。時作哀啼。破此岑寂。旣而翔步至河濱。登一小

阜。足以周覽全城。燈影昏黃。均入睡鄉。月映宮闕招提。及石像巍峨。浮層隱約。大類夢境。天末遠山重疊。亦若勞人沈睡。烟巒霧壑。黯淡在有無之間。此山卽爲全國屏蔽。隔絕大荒。少頃。民舍燈火漸滅。尙有一二半月形之舟楫。徜徉往來於大河中。時聞幽咽小歌。隱約見帆影之下。妙齡女子。促膝笑語。此種風景。唯故鄉秦晤士河中。差足彷彿。旣而燈光全滅。帆影亦渺。全城寂然。僅聞日神寺尙有盲巫作媚神之歌。歌聲隱約。因踞小石。暫息塵足。可威問予曰。日來之事。致足奇異。唯君視之。以爲何如。予答曰。是誠奇妙不可思議。何以一提及耐德倭凱脫之名。卽秦珊怨君。佛羅恨君。瑪鐵后。誠君。然則耐德倭凱脫實足爲是國之魔女。必有魔力。足以感動諸人。可威曰。然。故予渴欲一見其人。其人必甚美而豔。且有才思。卽秦珊年老。尙力求容悅於此女。佛羅少年未娶。思儷窈窕。固在意中。至於后則更有女無美惡。入宮見嫉之心。此數人者。大都皆中懷嫉忌。有觸卽發。如見肺肝。所

不解者。耐德倭凱脫何以使人能顛倒。若是耳。予曰。然。此事誠足研究。君旣以探奇而來。則此女之品性。亦絕妙之資料也。可威曰。以予理想論之。予旣儷其后。則主應儷君。予等同棲身異域。同儷其貴女。同娶妻生子。將來同握政權。此事不更美滿耶。予曰。否。予等初旨皆爲探奇涉險而來。此心毫無牽宰。若欲娶妻生子。則若大英倫。容無淑女奚事求之蠻荒異域之中。故予意在彼不在此。可威聞言。默然不答。時雲母欄杆俯臨碧水。水天一色。皎潔無塵。靜視皓月。澄映淪漪。萬慮俱息。忽見隔岸水面。驟現一人首。覺水向予等坐處而來。於月光中凝視之。似爲少女。編髮爲二辮。浮沈水面。玉臂上下。頃刻已達欄前。其軀爲欄影所蔽。不復能見。予擬躍起。一偵此深宵游泳大河之女子爲誰。可威急握予臂。止予勿前。予等坐處。距石欄約百尺有奇。未幾少女之首。已現欄上。奮其玉臂。攀援而上。坐欄畔稍息。予等屏息視之。深訝是女。來此何爲。而隱約見是女復傾耳注目於予等坐處。

月色正射其軀。花貌雪膚。豔若桃李。得未曾有。水痕尙濕。月光照耀。遍體如綴鑽石。俯而去其髮中之水。既而昂首注視。予等坐處。一躍而起。一手緊握纖拳。一手繫所御之白裕。行動敏捷。向予等疾馳。及將近。則以纖指按其絳脣。低囑予等勿聲。予等凝視之。則嬌軀純潔。亭亭似玉。既見可威。卽長跪其前。悲憤之色。溢於顏面。舉其杏眼注視可威。低聲言曰。儂欲一見萬宰呵護之日儲。守視於今。已三夕矣。心欲有所陳說。顧此語不足爲外人道。幸祕密之。可威亦低聲應之曰。汝但盡言。吾當悉心聽汝。是女復言曰。儂爲民女。似不足以辱日儲之顧盼。唯此事絕有益於君。月影將落。時已迫切。故敢竭誠貢獻。明日之夕。月麗長空。君不將去。曼尼佛以巡視他邑之子民乎。君於是時。當見一美人。霧鬢如夕照。星眸擬遙天。容光映麗。儀態萬千。而君之阨運至矣。予聞言。遽然驚。不圖此時。又聞此言。深疑人必。有不利於可威之去。故使爲間諜。以沮其行。因微問之曰。汝言胡指。非謂耐德倭。

凱脫耶。是女戰慄曰。請勿言其名。聞其名。使人心碎。然明夕日儲必往謁之。與之深談。盡舉熱忱。沈浸於彼蔚藍雙瞳之中。一切供彼之驅使。而左右日儲之命運。可威微笑曰。予已屢次聞人警告。苟相見後。猶不克自持。震其顏色。受其蠱惑。則予必爲醉漢。爲弱蟲。而後可。今汝以夤夜。冒險涉河。來相勸勉。毋乃太自勞苦。予深感謝汝之忠忱。女搖手曰。儂曷敢承君之謙詞。君爲日儲。神靈呵護。或能不爲彼女所動。雖然。以君之容貌瑋麗。縱君持重。彼必盡其能力。熒惑君心。蓋予之安郎。亦以狀貌魁奇。故爲其陷害。可威問曰。疇爲安郎。胡爲受害。女聞言。以纖手掩面而泣。少頃。淚涔涔。自指間下滴。似傾其萬斛秋波。寫彼胸中之哀怨。予等見之。亦爲黯然。知是女不辭勞瘁。輕生來見。其胸中必蘊蓄萬千愁緒。來相告訴。今見其悲苦若此。雖欲加以慰藉之詞。又以不得端倪。末從啓齒。可威急止之曰。汝勿徒事哭泣。汝有不平。可盡情言之。果疇爲安郎者。女聞言。始抑其悲懷。仰首謝可

威曰儂太縱情致忘形骸。幸君恕之。蓋安郎者爲予心愛之安曼海也。其人頤而長。白皙而有威儀。二十日前。誤聽彼女之言。致竄逐洪荒以死。今不知其靈魂棲息何處。日前予哭安郎於日神寺中。適爲君降臨塵寰之日。因得瞻仰儀表。今聞君將晤彼女。恐君復蹈安郎覆轍。吾因是故。涉水來也。言已。又嚶嚶啜泣。可威以目視予。如語予以洪荒中所遇之人。卽爲其情人安曼海。予亦回憶其人景象。卽覺不寒而慄。誠哉其可慘也。女又嗚咽言曰。儂與安郎之愛情。實於儂母之懷抱中。已經締結。安郎少失怙恃。卽就養於予家。童時竹馬青梅。相從游嬉。塵世之上。唯儂一人足以縈其心曲。及長。更兩情膠結。形影相隨。安郎長於美術。彫鑿偶像。鬚眉奕奕如生。名震全國。耐德倭凱脫主聞其名。再三徵召。爲築離宮。點綴園林。無不稱旨。嗚呼。卽此一事。已足奪我安郎之生命而有餘。君自天國來。固不解塵世惟愛情之爲害最酷。主之顏色。爲天所賦。美麗足以傾城。富貴足以震主。無端

奪儂所獨有之安郎以去。安郎本窶人子。承恩受寵。則亦不恤以生命。貢諸於主。不知主徒慕虛榮。唯耽逸樂。祇知逞其顏色。驅役衆人。不識愛情之爲物。至可寶貴。其對於安郎。亦頤指氣使。惟意所欲。一日主欲仿製神龕前琉璃之燈。命安郎爲之。安郎答以欲仿製者。必先見原有之燈。此燈懸神龕中。非僧侶無由窺見。他人擅入者罪無赦。意頗躊躇。主以安郎不卽允。笑顏頓斂。擗蹙迴首。不再以玉顏示安郎。謂將別求忠悃之美術家。俾承是役。必達其意旨始已。安郎惶遽失次。竟允之。主爲戰然。迴噴爲喜。安郎遂來曼尼佛。夜半潛入日神寺神龕。訪求是燈形式。不意爲人所覺。遂陷重辟。放逐窮荒。歸骨無從。棲魂何所。此生此世。已無由再面安郎矣。言已。長號。舉其玉臂向天。仰視冷月。容光淒絕。予等聞之。知在洪荒中所遇者。確爲安曼海。幸而其襤褸之態。痛苦之狀。唯予等見之。若爲是女所見。其芳心更不知如何粉碎也。既而女復止悲。謂可威曰。儂自見君後。深慮步安郎之

後塵。思有以脫君於險。蓋彼女既張豔網。世人又孰不好色。遂使人不覺入其彀中。故欲破此關。必先滅其顏色。雖佳麗當前。而不覺其美。則縱有美人。不足爲禍。幸也。皇天果鑒予之愚忱。賜我異寶。日前散步園中。於聖嬰樹根下。尋得一物。是物名聖虹影符。苟握是物於掌中。則與人晤對。祇辨人影。不辨其人之妍媸。儂既得此。欣喜無量。靜待時機。敢貢諸左右。幸垂納焉。嗚呼。安郎。苟我早得此者。奚至投身域外。此或爲汝精靈所化。以垂誡後人耶。主乎主乎。爾今後尙敢恃其美色。逞情縱欲否耶。予今有以制汝矣。言已。舉其握拳之手。伸掌以一物呈可威。可威視之。見其物形似甲蟲。光彩燦爛。似天際長虹。耀眼生纈。可威乃佩諸衣囊。吻其指尖。以表感謝之忱。是女復謂可威曰。是物爲希世之珍。曠千載而難覩。今此物之出。適當日儲之來。必將相得益彰。故不能自祕。敢以奉獻。語畢。鄭重道別。仍返至欄外。一躍入水中。唯見皓腕浮沈。碧波翻動。仍向對岸而逝。夜色已闌。參橫斗

轉。胸中感觸萬端。此時亦不得不默然歸寢。

第十三章 結仇

感發耶。先知耶。此事可信與否。予亦無從懸揣。唯事會之來。先有朕兆。有時似信而可徵。當予在校時。常解剖人類之腦部。研求其成分。於無數纖維細胞之中。何者藏有知覺。何者蘊其靈明。何以人恆能於事機未來之先。每有所警覺。誠有令人懷疑莫釋者。今予等甫至坎德。而逢人即言耐德倭凱脫主將爲予等之大敵。足以擾亂予等之所爲。即林間之木葉。澗底之流泉。蕭蕭淙淙。抑若亦呼其名而詔予等以未來之事。夫以一素不相識之人。一旦篡取他人垂成之局。識者固早知其多危險。况耐德倭凱脫既具姿色。必愛大權。徒黨衆多。安能不事競爭。輕棄大寶。而甘居人後。故予等明夕。即當戒備爲第一次之奮鬪。睡時。予戒可威曰。耐德倭凱脫不易與也。君當預爲之備。可威笑曰。是一弱女子耳。予堅持道力。不墮

情網。縱彼萬能。其奈我何。所可慮者。彼鄔泰珊恐予奪其柄權。日肆狡謀。以相嘗試。予必有以折服之耳。明日會議。卽佛羅侍疾一事。恐啓爭端也。然佛羅病革。予必不能坐視。其日就死地。而不加以援手。予乃無言就睡。次晨。予等卽赴佛羅宮中內閣之會。鄔泰珊終席不輕發言。唯持金杖肅立。每有諮詢。則擇要以對。會將散。可威終不提議佛羅侍疾之事。予以爲可威已改其初心。不欲以予治佛羅之疾。否則此時不宣布者。更待何時。旣而后忽發言。謂今夕日儲將出巡。首謁耐德倭凱脫主。佛羅意欲同行。顧病甚。似不宜輕舉妄動。予不能決。師乎。佛羅究當同往否耶。鄔泰珊微笑曰。老僧以爲佛羅當往。佛羅固甚願見主。且甚願見主與日儲之初次會晤也。可威不允曰。佛羅病革。不任勞瘁。設有差池。誰任其咎。鄔泰珊曰。不然。佛羅深處禁籟。不堪岑寂。或反增病。不如出游。散其鬱悶。庶可輕減。可威曰。否。佛羅之病。予及顧問。已詳加研求。其致病之由。不在處地之非宜。而在侍奉

之無人。藥餌之失當。予以爲不當。再以如是貴重之生命。視爲兒戲。鄔泰珊冷然對曰。佛羅生命。疇不知重。諸醫侍疾。亦已竭盡智慮。此事惟上蒼實鑒臨之。他人或不知是中委曲。日儲來自帝庭。豈有不知之理。可威曰。惟上蒼垂祐佛羅疾病之躬。故畀予以保護之責。予當命予之顧問力任其難。庶佛羅有康復之望。鄔泰珊聞言。變色而作。曰。日儲奚能負此重任。言時頗露輕渺之意。可威毅然答曰。任此匪難。予將命顧問爲佛羅御醫。料量醫藥之事。顧問專精醫術。必較昔日侍疾之醫士。爲有裨益。鄔泰珊曰。佛羅年少任性。侍醫周旋病榻。心力俱瘁。且今日侍疾之醫士。皆爲日神所親簡。尙不能日起有功。敢問君之顧問。有何偉力。能計日程效。俾聖躬康復否耶。可威曰。鄔泰珊乎。君言侍醫。爲日神所親簡。不過言出於若口。卽爲日神之命而已。汝藉宗教之力。事事託爲神命。縱絕智慧。恐於疾病之事。非所素諳。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醫藥之事。當問良醫。固非大祭師職權所得干

預今侍疾之人。詭隨無能。人盡知之。予爲易醫。於理甚當。汝猶強辯飾非。豈真以佛羅之疾爲兒戲耶。予聞言。知兩人各逞詞鋒。俱不相讓。今日必致決鬪。此時已交綏矣。鄔泰珊果忿然曰。醫藥之事。雖非予責任所在。然當君未蒞塵土以前。坎德全國。事無大小。悉由老僧主宰。縱無大功。亦無廢事。佛羅患病。繇延至今。是出天心。豈由予誤。今日儲一旦欲易侍醫。違天不祥。老僧不能聽命。言時深自斂抑。而已露憤怒之容。握金杖之手。亦戰慄震動。杖劃地戛戛有聲。蓋一生假託神權。可威直揭其隱。不能無恨恨也。可威亦抗聲答曰。無論如何。此事必如予旨。自今日始。予令顧問常駐佛羅病榻之側。侍其醫藥。凡治療所需。當悉資之。鄔泰珊忽作微笑曰。日儲縱能任意輕率言之。其如他人不從君命何。可威怒曰。如有人敢抗違予旨者。予立踐之足底。化爲微塵。大祭師平日發言。卽后及佛羅。無不唯諾順從。今日可威面折之。知此事已無可轉圜。唯有力搏以決勝負。則麾其行使職。

權之金杖。厲聲曰。慎之。苟汝瀆神。將碎首於神權之下。汝憑何權力。敢率性而行。可威冷笑曰。予之權力。天神式憑。人民擁戴。至正大。至光明。汝何人。敢抗予。鄔泰珊狂怒曰。汝欲抗拒大神耶。言時。揮金杖追逼可威。叱曰。老僧告汝。汝非是國之人。能置汝民上者。亦能揮之使下。投汝死谷之中。葬身豺虎之腹。鄔泰珊雖年邁。此時爲狀。實勇悍絕倫。設金杖竟擊可威之首者。可威必無幸。予急一躍而前。思力阻之。瑪鐵后旁觀久。此時亦面若死灰。張其兩手翼可威。而祈鄔泰珊勿怒。其他侍從之人。皆慌亂不知所爲。無敢上前勸阻。金杖愈逼愈近。然鄔泰珊實不智。不知英倫男子。非能以威力屈也。可威見其來勢甚猛。則乘勢力掣其執杖之臂。一手奪其杖。執其兩端。置之膝上。力屈之。頃刻遂斷。擲諸庭中。泰然曰。鄔泰珊。汝年老龍鍾。遂保汝之首領。否則予尙當有以懲汝。今後汝當知予命不可強違。予已命顧問侍佛羅之疾矣。至於佛羅從行與否。亦非汝所宜置喙。須聽佛羅之自

擇。汝其小心翼翼。敬事大神。以祈福佑。予今行矣。言已。乃挈后同行。后此時尙驚惶未定。則惘惘從之行。予亦從其後。旣行。可威復謂鄔泰珊曰。速取汝金杖去。此爲汝紀念之物。誌之勿忘。迨行至門次。予復回顧鄔泰珊作何狀。則見其尙植立未動。額筋青紫。氣咻咻然。喘息不寧。以其怒目獰視可威之出也。

商 務 印 書 館

獎 褒 部 育 教

通 俗 教 育 小 說

通俗教育 爲學校教 育之補助 尤爲今時 之急務本 館編輯通 俗教育圖 書歷有年 所下列各 書係教育 部設通俗 教育研究 會審核呈 奉部令給 予褒狀均 已詳載政 府公報幸 希公鑒

小教 說育	小倫 說理	小實 說業	小倫 說理 子英 孝	小教 說育	小社 說會	小義 說俠	小社 說會	小教 說育	小教 說育	小教 說育	小科 說學	小政 說治	小冒 說險	小冒 說險	小倫 說美 洲子
苦 兒 流 浪 記	孝 女 耐 兒 傳	愛 國 二 童 子 傳	火 山 報 仇 錄	馨 兒 就 學 記	冰 雪 因 緣	義 黑	塊 肉 餘 生 述	孤 雛 感 遇 記	埋 石 棄 石 記	大 荒 歸 客 記	模 範 町 村	魯 濱 孫 飄 流 續 記	魯 濱 孫 飄 流 記	萬 里 尋 親 記	
三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八 角	一 元 四 角	七 角 五 分	九 角	三 角 五 分	二 角		二 角 五 分	二 角 五 分	二 角 五 分	四 角	小 本 一 角 半	小 本 三 角	小 本 五 角	小 本 七 角	小 本 一 元